



高爾基選集

4

# 老 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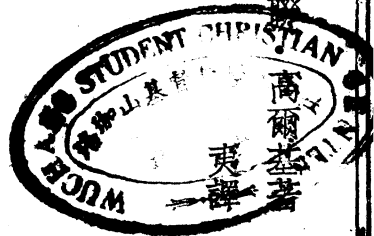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譯夷



WD  
001100514473

老  
閩

蘇聯  
墳



高爾基著

夷譯

老

關

一一八八頁

老閩人物表

我——作者（機舌家）

華蘭里·賽門諾維基·賽門諾夫——老閩

雅可夫·亞格·收夫——雅夏；雅西加（響鈴兒）——金丁。

派衛爾·鐵根——格西加——王頭。烘工。

庫金——老工人。

沙西加；格拉西加——掌櫃。

華蘭克·烏拉諾夫——工人。

奧西普·夏杜諾夫——工人。

亞庭；亞杜西加——童工，雅可夫的哥子。

米羅夫——大兵，當大兵出身的工人。

愛果爾——哥薩克人，老闆的心腹。

尼基泰——蒸工。

鐸諾夫

科西諾夫

別家麵包工場主，老闆的朋友。

萊西喬夫——工人。

耶科夫·維西紐夫斯基——工人。

白西根——工人。

老闆娘

格拉斐拉，格拉西加

娜蒂加

沙非·勃拉娜——（貓頭鳥）

老闆的妻

## 老閩

……疾風向地面吹刮，捲起淡灰色的粉雪。散了捆的乾草，和菩提樹的薄皮，在院子裏滿地亂飛。院子當中站着個圓胖大漢，穿件蓋腳面的韃韉棉袍，赤腳套着一雙高幫的橡皮鞋，兩手疊在大肚子上，兩隻大拇指骨碌碌地轉動。突然，他楞起一對右邊綠色左邊灰色的眼睛，向我滾來，大聲說：

「回去，回去，——沒有活兒，十冬冷月，還有什麼活兒幹！」

腫胖無鬚的臉，扳起來，叫人一看就生氣；上脣有幾根白花花的薄鬚，抖動着。下脣望下直沈，露出細密牙齒。十一月的風，狡猾地吹動他那禿頭上僅有的幾根淡

毛。長袍下截被風吹起，直到膝蓋上，露出一對滑膩膩有幾根黃毛的小腿，像雙酒瓶。他沒有穿襪子。他那不體面的模樣，和一隻綠眼中略帶害羞的神色，引起了我強烈的好奇心，我反正閒着，就想同他搭訕搭訕。

「你是這裏的傭人麼？」

「叫你回去，多問什麼！」

「不穿襪子，會傷風的呢……」

他眉毛裏一塊紅斑向上搖動，眼睛奇怪地一閃，跟踉蹌似的向前俯了俯身子：

「你還多講麼？」

「傷風會丟命啦。」

「還有麼？」

「完了。」

「什麼，完了！」他輕輕一說，停止了拇指的轉動，把手掌攤開，鄭重地撫摩腰部，向我發起氣來：

「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你帶我見見那箇老頭麼？」

他哼了一聲，把綠氈向我直盯著說：

「老闆就是我……」

我的希望可斷了。風刮得更冷。這傢伙也顯得更為粗暴：

「怎麼着！」他發出大聲，嘲笑地。

「這便是你所說的傭人麼？」

終於，他站到我貼身，仔細瞧，許是喝醉了酒。眉心那塊紅斑，長了一撮黃毛毛快碰上眼蓋。而且他那整個的模樣，使人想起一隻大得可怪，長得不周全的小雞子兒。

「回去吧。」他噴出一股酒味，把短手臂一甩。神氣是和軟了一些。那隻捏緊拳頭的手，也使人想到一隻口上塞着塞子的香檳酒瓶。

我別轉身子，慢吞吞朝大門走去。

「喂，一個月三個盧布幹不幹？」

我是一個體格強壯、年方十七，會讀書寫字的青年，難道爲了一天十個銅子就替這



麼一個肉豬似的酒鬼幹活麼？但冬天可不是玩兒的，沒辦法，祇好忍着氣說：

「就這樣吧。」

「有身份證沒有？」

我把手探進懷裏，老闆像潑去水似地把手一揮。

「回得得？交把工頭那兒去，就在這邊，……去，問沙西加就得……。」

兩層樓房，黃色斑剝的牆，一所門臺，門上儘開着裂縫，掛着一個銅把手。我進了門，穿過麵粉包，走到一個窄狹的角落裏，角落裏送出一陣酸腐的，半生的鮮湯味。忽然，聽見院子裏發起一種怪聲，不知是什麼東西，拍撻拍撻的，喘着氣，我把臉湊近門縫上向外瞧，像有大牽一條瞧不見的繩子，趕馬兒什麼的牽着他。裸的腿肚，圓膝蓋因動着，肚子跟下類搖呀搖的。像魚兒似的圓着嘴。尖着脣直喘氣。

「呼……呼……」

院子很窄。到處搭着一些給夥計們住的耳房，每間房子門上掛着一把狗頭似的大鎖。雨打日曬的木板牆上，露出幾十個木眼子，睜着死人似的眼。院子的一角，糖桶堆得層層高，圓的桶口，每隻口裏突出一些草葉。——說是院子，倒實在是一口投

……呼……呼……呼……

不知哪個角落裏，一羣豬送來一陣怒冲冲的刺耳的叫聲，跟他應和着。另外的那個角落裏，馬兒哼着鼻子踏蹄。樓上窗口，送出一陣女子的淒涼的歌聲：

有什麼不高興呢，未婚的夫君，

波神波氣地離開了我呀？

風鑽進桶口邊，把稻草攪得直響，木片什麼的，慌慌地打起小鼓來。倉頂棟椽上，抖抖撒撒蹲着一隻灰鴿子，淒淒的啼。

一切都活着，一種奇怪的，空洞的生活在活着。而這一切的中心，一個跑跳着，抹着汗，急喘着的，是我剛纔見過了的那頭怪物。

「我可鑽進一個怪地來方啦！」我覺得有點窘起來。

在地室中，每扇窗子，外邊都張上粗陋的鐵絲網。圓的屋頂裏，籠置着一股濃濃的蒸氣，中間混雜一種粒狀煙草的煙霧。半明半暗的。窗玻璃上黏着泛了色的厚紙。外邊濺上了泥污。屋角到處掛着破了的蛛網，像破布似的，沾上了許多粉屑。聖像龕子似的一塊黑色的四角形裏，也置上了灰色的一層。

一隻低的大烘爐裏，霍霍地耀着金黃的火光。烘爐面前，一個鬼似的翻着身子，響着長柄火鏟的，是麵包工人讓西加。鐵根，這工場裏的頭兒。矮個子，黑頭髮，鬍子分做兩辮，牙齒白得耀眼。穿一件絲棉短褂，不束帶子，袒着胸脯。胸間的鬚毛長成美麗的圖案，使人想起瘦小活潑的菜館裏的跳舞人。看他那伶仃的雙足，穿着一雙鐵鏟似的黑費的草鞋，多叫人擔心。不時地從他那兒發出一種尖銳的叫聲，響徹在屋子裏。

「好好兒幹呀！」他用手掌拭一把披着黑髮的額上的汗，這樣的叫，接着便添上一些垃圾的嚼舌。

牆邊的窗子下，放一條長桌子。一排兒坐着十八個工人，每個人做着同樣的動

條，裏面有一塊十六塊的B字形小麵包捲。菓子對面，有兩個工人，把一條長長的有彈性的麵條，捲成塊，裏面熟的，切成每個大小一律的團塊，在桌椅上滾着，送到工人們的手邊——快得幾乎眼睛來不及瞧清楚。工人們把粉塊搓長，結成B字形。用手掌一拍。滿工場不斷地祇是那輕輕的拍撻聲。我站在桌子的另一邊，把做好的麵包捲，排在樹皮上，學徒們再從我這邊捧去排滿的樹皮，拿到蒸的地方去。蒸的工人把生粉放在沸鍋上，經過一分鐘，再用銅勺子掏出放進長的銅盒子，重新把這滑膩燙手的粉塊排在樹皮子上。烘的工人又把來放在烘爐前，疊在盤子上，弄乾了，很輕巧地放進烘爐裏。從烘爐裏拿出來，皮色已發了紅，——於是麵包做好了！

假如我不把送到手邊的麵包排列得恰好，它們就立刻倒塌，崩毀，走了原樣。因此，菓子對面的工人就罵我，把碎粉括到我的臉上。

大家都懷着敵意，不信任，好像誰都希望我做壞工作似的。

十八條鼻子，打瞌睡似的懶森森對着菓子動，每張臉好像沒一點區別，現出氣憤而疲乏的神氣。調粉器的鐵槓桿，發着吱吱的聲音，——是我的前任在調麵粉，這是很繁重的工作，必須把七普特的麵粉，揉得跟橡皮一樣，有黏性，有彈力，其中更不

餅有一粒粉塊。這樣的調得最快，也得化三十分鐘。

煙爐裏，木柴爆裂着，鍋子裏，水沸沸的滾，桌子邊腳聲，拍打麵粉的輕輕的聲音。這些聲音形成一種連續的單調的音響，有時發出工人們動氣的聲音，也不能增添一點活氣。祇有在地板上搬送的學徒之間，發出一種揚氣的細小的聲音，這是十二歲的鼻孔朝天，嗓子柔和的孩子雅夏·亞杜火夫的聲音。他一會兒皺皺眉，一會兒睜大眼睛笑着，不住地講故事。所謂故事，是一個和尚餓死婆，討飯女鬼喫醋。女兒當新娘了，把火油澆到女兒身上。或是捉住偷馬賊毆打的故事，和一些家神鬼，巫師，妖女，精怪之類的胡說白道。因為他那張嘴總是不肯休息，人家便給他響給兒的綽號。

據說，華西里·賽門諾夫老闆，剛剛不久以前——那是六年前的話——也是一個麵包工人，跟自己老闆的老婆有了關係，教女的用砒霜把喝醉的丈夫毒死了，就把老闆的家財都收到自己的手裏，然後把女的打着，打着，直把她打怕了，因此她祇要一碰他的眼，寧使跟老鼠一樣躲在地板底下過日子。大家把這件事瞧得很平常，當着日常茶飯話給我聽。而且在那些口氣之中，還帶着對於成功者的羨慕，我對這一點是瞧不出來的。

聽着人羣裏發着隱隱的不高興的臉，對我說明了：

「他像有點傻頭傻腦。」

「他像有點傻頭傻腦。」

幾對眼睛帶着嘲笑和怒氣一齊望着我。鐵線好像同意地大聲說：

「瞧着，腦蓋會給割掉呢！」

由六十歲的庫金，直到從聖母守護節到復活節之間祇掙兩個盧布幹着搬送麵包的雅夏，大家談到主人的時候，幾乎都露出一種近於誇耀的感情。——好像說：什麼，華西里、賽門諾去麼，就是這樣的人，再沒有比他更得發的傢伙了。他很放蕩，有三個情婦，其中兩個受着他的虐待，另外的一個卻反過頭來要打他的。他很吝嗇，沒有好東西給工人喫，祇在每個休息日給一盤菜湯和鹹肉，平常總是一點肚裏貨。星期二五是青豆和加菜子油的黍米粥，可是工作呢，每天要做完七袋麵粉。調成溼粉，就是四十九普特，做一袋約化二個鐘頭。

「大家請起他來，神氣真怪。」我說。

烘工楞着聰明氣的眼閃了：

「什麼怪呀？」

「好像非常得意似的……」

「這是值得得意的！你要明白，老闆過去雖是一個平常的工人，現在連警察見他都脫帽呢！他不會寫，不會讀，會內卻是算帳。而且他管着這麼個場面，手下用毛四十個工人呢，都靠了會算計！」

庫金像教徒似的吁了一口氣，加上了說：

「耶穌基督，給了老闆不少智慧啦。」

接着，派西加熱烈地叫：

「麵包捲作坊，麵包作坊，麵包鋪，點心鋪——你不用帳簿可管得了：光是麵包捲，一個冬天販到鄉下賣給摩特准人、韃靼人，數目就有五千普特以上。再加城裏七個夥計每天每個人得賣兩普特的麵包捲和上等點心，怎麼樣？」

瞧了烘工的神氣，我很不痛快，有點生氣，在一個短時期中，我對於老闆已有別樣的觀察，充分有着不同定論的根據。

但那做笨老的老金，不把賊裏賊氣的獨眼，隱在白長的眉底下，瞧我什麼都不懂事地說：

「那人呀，老弟，可不是平常人物呢！」

「不錯，自然不是平常人物，大家不是說，他毒死了自己的老闆……」

烘工把黑眉毛一蹙，強辯地說：

「這件事也沒有證據。人心不古，瞧着眼熱，就說人謀殺人啦，下毒啦，鑽佔啦，故意中傷。咱們的師兄，要是也那麼成了功，多少就被人家怨恨……」

「師兄是誰呀？」

鐵根沒有回答。庫金對着屋子角落罵起學徒們來：

「小鬼，把聖像上的齷齪拭掉！臭蟲，不懂事的……」

別的人們都把嘴閉住，這塊地面上靜得像是絕了人跡。

挨到我排列麵包的時候，我站在桌子邊，對那些孩子，把自己所知道的事，自己所見到他們所應該知道的事，任便什麼都講。爲了要穿越工場中雜亂的音響，不得不



講得大聲一點。又因大家聽得出神，我講得更其起勁了。正當這麼「忘形」的時候，老闆到工場來巡視，因此就得了一個綽號受了一頓責罰。

他不聲不響出現在我背後一道隔開工場與麵包房的磚牆門口。麵包房的地板比我們工場的高三級。老闆兩手疊在肚子上，手指頭骨碌碌的轉動着，站在門口像嵌在框子中的一樣。照例穿一件長套衣，領口的帶子，縛住了肥胖的項頸，像一隻沈重的麵粉袋，現出一副沒品氣的模樣。

站着，從高處用一對色彩不同的眼望着我們。這之間圓形的一隻綠眼流動着，眯得像一隻貓眼，灰色的橢圓形的一隻，卻跟死人的眼睛一樣，茫然的凝注着。

在我留意到工場裏的各種聲音突然沈靜，各人手裏的工作增加速度以前，還在很起勁的談話，等到我注意到的時候，耳朵裏就聽到身後嘲笑的聲音。

「噫什麼呀？噫舌家。」

我回頭一看，嚇得噤住了。他用綠眼珠的銳利的視線，仔細瞧瞧我，走到旁邊，向烘工問了：

「怎樣，這傢伙的活兒？」

渾身發抖了。

「很不壞呀……」

老闆悠然地斜穿過工場，像一個大皮球似地轉去。轉到大門口跨上階段，領森森地低聲對鐵根說：

「叫他調一禮拜麵粉，不准換班……」

於是，在工場裏放下一陣白雲似的冷氣，走出門外去了。

「顏色放出來了！」華諾克·烏拉諾夫拉長着聲帶說。他是一個瘦小的跛脚青年，臉色很呆板，言語動作，粗野驚人。

誰嘲弄地吹着口哨。於是烘工向工人們氣憤地掃了一眼：

「動手呀！」接着就添加些罵詈。

從學徒們坐着的方面，雅夏賈叱着說：

「不作興的，坐在桌子對面的人，瞧見老闆來了，幹麼不馬上遁去……」

「對啦。」他的阿哥，今年十六歲的亞庭，像一隻剛鬥過架的雄雞，倒豎着髮毛，拉長着聲音說：「簡直開玩笑。調一禮拜麵粉，不准換班，這可叫人夠受的！」

亞庭對面是庫金老人和害梅毒的復和氣的雷夫兵出身的米羅夫。庫金獨腳半附  
着不則聲的犬兵解嘲地說：

「我可沒有留意到呢……」

俄王把嘴脣直拉到耳朵邊，笑着說：

「好，從此以後，你的褲襠，就叫噤舌家！」

祇有三個人無聊地笑了笑，其餘的都開始悶着不則聲。大家不向我望。

「雅夏到處見事真切些。」突然，奧西普·夏杜諾夫以有力的低聲嘆息了。他是  
一個歪身子，臉像卡木克人，一對眼睛若有若無。「他可不是這世界裏的人，雅西  
加。」

「你說什麼？」那少年提起高聲喜孜孜說。

「這孩子舌頭應該拔掉。」庫金出聲了。亞庭生氣地呵叱他：

「像你這種專門討好的老頭子，舌頭纔該從根拔掉呢！」

「輕點！」烘爐發叫了。

亞庭站起來，悠然地向大門口走去，他那老弟嚴厲地說：

「你住哪兒走，穿上鞋子去，冒了寒會死呢。」

這種警告大家是聽慣了的，因此，都不則聲。亞庭回過頭來向老弟善意地望了一眼，就表示服從，穿起草鞋來了。

我悲哀了。和這些人不能親密的孤獨之感，結成一個葶味的塊，塞住了胸膈。污穢的窗外落着狂雪，街上很冷。在過去，像這裏這種人，我是接觸過的，多少對他們有點理解。我覺得每個人都耐不住，逃不了，體驗着一種心的改變。這不是別的意思，那些心原來都是在鄉村中和平成長的，而現在，都會卻揮着幾百柄小鎗子，把這柔和從順的心，隨意鎚大鎚小地鍛鍊着。

特別使人感到都會的殘酷無情的勞作的，是那些沒知識的人，唱出自己鄉村裏的歌來，在那些歌詞與音調之中，包含着自己勞作的煩悶與苦痛的時候。

瘦情濼緒呀，「做姑娘！

突然，烏拉諾夫用女聲唱起歌來，馬上，有人漫不經意地接上來：

夜半三更偷出了田野

綫調子的「偷出了」這詞句，又刺激了另外幾個人，他們略略低一低身子，垂着

頭想起來：

但見明日照遍野

但見和風微續吹

他們還沒有唱完，烏拉諾夫使用尖叫的聲音繼續下去：

淚情沒緒呀，一位姑娘……

現在，大家合起聲來大聲的唱：

對着風兒輕輕說

風呀，和風呀，知心的友

吹了去吧，把奴的心！

這樣的一唱，工場中好似飄起了田野的微風，像有一件美好的物事，使人心和柔而美麗。於是便有人好似被柔和的語調的哀愁吸住了，喃喃的說：

「於是，這娘兒便哭了起來啦……」

烏拉諾夫緊張得發了紅，又開始用更大聲的更感傷的調子唱了：

淚情沒緒呀，一位姑娘……

對着風兒哀哀求請，

請拿去奴奴的心

去到幽暗的林叢之中！……

「這麼一求，那娘兒可是……」歌聲被這粗卑的語聲攪壞了。在田野的清芬中，好像又吹進了幽暗的地室和窄狹的院子的腐屍氣。

「喂，莫唱了！」有人呵氣。

華諾克和噪子較好的人，想排除腐敗的鬼火和臭氣的語聲，更加唱得起勁，但人們對這哀情的故事，都惱得祇是紅面孔。他們在都市裏，祇知愛情是十個銅子可以出賣的，而且早就買過，因此害過病而且腐爛着。他們對於愛情，早已抱了不同的態度。

沒情沒緒呀，一位姑娘！

沒有人呀結識私情……

「別用擔心，要十個廿個都有呢……」

把叔的心理舉吧

在秋葉下，在樹根下。

「這些娘兒們，祇消嫁了老公，拖着男人的項頸不肯放呢……」

「那是當然的……」

烏拉諾夫又把眼睛一閉，又唱起甜蜜的歌來。而且祇有這種時候，他那呆笨、憔悴，帶着老氣的臉上，自然地現出一種可愛的小皺皺，甚至現出害羞似的笑意。

可是譏諷的叫罵，卻來得更加猛烈。好像見人穿了新衣，故意給濺上路上的污泥。華諾克終於感到自己的敗績，張開混濁的雙眼，在蠢笨的笑絲中歪了歪憔悴的臉，薄薄的嘴唇上，自然地露出內容惡劣的歌詞。他一心想得一個好歌手的名譽，正因了這個名譽，變成懶鬼，被同伴們嫌棄的他，也就跑進這工場來了。

他昂了昂長着褐色短髮的方角的腦袋，迫緊着嗓子唱：

普洛洛木那路的大街上

騎着一個胖大的學生……

夾着一陣口哨，大聲，一種特別痛快的譏諷，好像因為改唱了下流歌感到一種復

他的快樂，在街上揚着大喇叭，喚了。

聽着，哈哈的笑……

好像一羣騾衝進了美麗的花園，搗亂了花草。烏拉諾夫變得狡悍，兇很，週身興奮得發狂似地燃燒起來。灰色臉孔脹滿了紅的斑點。身子做出肉麻的姿勢，扭捏着。而且奇異地發着高聲，帶一種怕人的力，在人們的心頭，投上激越的苦悶。

……來呀，小姐們，太太們——

他展開雙臂繼續着唱，所有的人也同样興奮地叫吼。

……這裏呀，來呀，來呀……

……這裏呀……

滿目油膩黏滯的污泥，像暴風一般的吹起，在這中間，煎熬着人們的心。發出惡哭似的呻吟聲。這種狂態竟沒有一個底。難受得要命，想跳過身去捧着腦袋往牆頭撞，可是沒有這樣做，卻相反地闔下了自己的眼，也唱起下流的歌來，而且比誰都不弱地大聲的唱。……人生的苦痛真是難堪。認自己比別人高一着，並不一定是好事。



有時候忽然沒有聲音，走來了老闆，或是棧色鬚髮的掌櫃，沙西加跳了進來。

「好有趣呀！」老闆柔和地帶着惡意問。但如果是沙西加，便劈頭大罵。

「啊喲啊喲，靜點！」

於是一切消滅。而且因為這些人，愈是那麼快的服從威力的壓抑，在心裏，也愈是陰暗的感到苦悶。

有一次我問：

「弟兄，你們爲什麼捨得把好好的唱歌搗亂？」

烏拉諾夫訝然地瞧着我：

「你說後來唱的不好麼？」

而奧西普·夏杜諾夫卻低低地，用了永是沈着的聲音說：

「唱歌，唱歌也有什麼捨得捨不得，誰個能搗亂呢。歌好像人的靈魂，我們都得死，但歌卻活着……永遠活着。」

奧西普這麼說着，像修道院募捐的尼姑似的低下了眼臉。看他當沈默的時候，那個卡木克人似的廣闊的額骨，幾乎總是不歇地在動。好像這個苗實的傢伙，在那裏慢

吞吞地嚼着什麼。

我拾了一些木片，做了個小檯子。當幹完了調工，回復做排工，站在桌邊的時候，就把這小檯子放在自己的面前，上面放了書看。我的兩手忙得沒有一點閒空，翻書頁的工作就由米羅夫擔任。他很鄭重地履行這任務，每次灌注着精神到不自然的程度，把唾液吐在手指上，當老闆從自己屋子裏到麵包房來的時候，他還得用腳踢我引起我的注意。

但是這位當大兵出身的也笨得可以，有一天我正在讀託爾斯泰的「三兄弟」，我（見到背後的賽門諾夫的馬一樣的喘息聲，突然，他那隻短的粗笨的手，伸過來抓住書本，我還來不及看清，他早揮着那書本走到爐子旁邊去，一邊走一邊說：

「想得真妙，好聰明……」

我追上去，抓住了他的手：

「不要把書燒掉。」

「爲什麼？」

「不爲什麼，不許燒。」

工場裏鴉雀無聲，我瞥見烘工顰蹙的臉和露出的牙齒，我想他馬上會叫嚷：

「打啊。」

眼發了火，腿發着抖。所有的人似乎馬上要結束起一件工事來開手別的一樣，用最快的速度做着工。

「不許燒！」老闆身也不回地，歪着頸頸，厭着耳，緩緩地問：

「這我！」

「好，還你！」

我拿回了團皺的書，回到自己的座位。老闆依然歪着頸頸照常默不則聲地穿過院子去了。工場裏靜默了好一回，烘工拭了一把額上的暴汗，把腳一頓說：

「飯桶，倒霉的，我當兩個人要打起來了……」

「我也這麼想。」米羅夫高興地附和了。

「當然，差不多要打架了！」鐵根遺憾地吁了一口氣。「好，曉舌家，當心點，還有顏色來的呢……」

庫金搖搖白髮的腦袋喃喃地說：

「喂，後生，你這種人不該到這裏來的呀！你好厲害，把老闆喫癆的是你一個，聽埋怨卻是我們大家。」

亞柱面加渾着聲罵當太兵出身的：

「你簡直混蛋，你沒瞧見麼？」

「粵的，我沒瞧見。」

「這起災寒，你也有份的呀，不麼？」

「我個沒想到……」

大多數的人，聽着這位怨氣騰騰的不平者的怨言，依然滿不在乎地洗默着。我不知道這班人究竟對我抱什麼態度，心裏覺得討厭了。鐵根好像明白了我的意思，氣沖沖地說了：

「喂，嚙舌家！你會俾脫生意的，這麼一來，纔叫沒味呢。要是老闆聽愛果爾一煽動，那就糟啦。」

可是這時候，儂裁縫司務似的坐在席子上的雅夏，從地板上站起來，挺出肚子，

瘋病似的歪歪腿，晃動着身子，怕人地睜開蒼白的眼珠，舉起小拳頭喊道：

「不會滾蛋的，先來教訓他一頓！要是打架，我幫忙。」

一剎那的回復了沈默，立刻大家哄的笑了，恰如夏天的驟雨，從人的心裏洗去污穢，骯髒的東西，露出了善良而鮮美的，使人共鳴而合成一團，成爲一個綜合體，於是發出了這種清朗的健康的笑聲。

大家停下工作，捧着肚子，晃着身體，喊的喊，叫的叫，笑得氣呼呼，流出眼淚來。雅夏也得意揚揚地笑着，敞開了褂子：

「不對麼，真的呢！……我拿個三磅重的秤錘子，要不然，就是一條棒……」

最先停了笑聲的，是夏杜諾夫，他用手掌望臉上一抹，眼睛對誰也不瞧地說了：

「雅夏聽不出是個小孩子，他說的倒是真話！大家祇是胡亂恐嚇，一個會講故事的，怎叫他出去……。」

「那不跑上崗是不行的！」派西加停了笑說：「我們決不當狗！」

於是大家一齊開始談到怎樣使我防備愛果爾的問題。

「那傢伙，殺個把人，傷個把人，是滿不放在心上的呀。」

談得最起勁的是亞杜西加。他立刻想出種種無邊際的攻守計劃來。可是庫金卻把獨眼望着屋子角落，氣沖沖地念着：

「這班小鬼真沒辦法。不知吩咐過多少遍啦，叫你們把聖像打掃打掃乾淨……」

鐵根把鐵鏟子弄得發響，自言自語地說了：

「無論怎樣壞事，要來的總歸要來……這麼胡鬧着……，做出來的貨，還成什麼東西？……」

窗外院子裏，走過誰的沈重的腳聲。什麼都留心到的雅夏，很興頭的說：

「愛果爾在關門——趕豬了……。」

有人嘴裏念着：

「躺在醫院裏，倒沒有死……」

靜靜地，而且憂悶起來了。過一回，烘工對我說：

「你要不要瞧瞧賽門諾夫的閱兵禮？」

我站在大門內，從門縫向院子望：老闆赤着兩腳，坐在院子中間一隻木箱上。報

褂子裏，兜着二十來個白麵包。四隻背克西種肥豬，哼哼着鼻子，在他身邊把身子挨挨，把鼻銜在兩膝間攻攻。他有時把白麵包塞進豬的紅嘴巴裏，有時拍拍豬羅桃紅色的大肚子。悄聲悄氣地，像慈父一樣撫慰着說：

「畜生，畜生，祇知道喫。連畜生也喜歡白麵包麼？好。喫吧，喫吧……」

他的胖臉上，浮着瞋睡惺忪的微笑，灰色的一隻眼，鮮活和善的眯着，渾身像變了一個新人。一個闊肩膀，痘疤臉的漢子站在身後。一蓬大口髻，兩顎卻剃得發青；左耳掛着銀耳環。他把帽子覆在後腦殼，一對鈕扣似的眼發着錫色，盯住着老闆和豬的動作。豬攻着老闆，老闆兩手插在衣袋裏，擺動褂子的下襟，豬就向他的兩手攻擊。

「可以賣掉的時候了。」麻臉沙聲的說，他那斧頭背一般的鈍臉一動不動。

「得嘍吧，」老闆不高興的大聲答應：「那可還早得很呢。」

一頭野豬把鼻銜向他的腰上頭一攻，賽門諾夫在木箱上把身子搖晃了一下，很開心的格拉格拉笑着，把豬身推開，皺了一皺眉頭，他那色彩繁複的眼，完全掩沒在肥厚的肉縫裏去了。

「野蠻的傢伙，你開得好玩笑！」他的笑聲中帶着尖音：「一天到晚……關在暗

聞裏，所以一跑出來就這麼莽撞！……這個野蠻的冒失鬼——伊嘿嘿……」

豬長得都一樣叫人討厭，這隻豬又跑到院子中心，跟故意作弄人似的，每四次一跳，很細細地來來回回跳蹦了。它們那小小的腦袋，短腿，沒有毛的肚子快要拖到地面，灰色的小小眼睛，小得幾乎全無用處，卻氣鼓鼓地閃動着，向着人撲過來——瞧着瞧着，簡直疑心自己是遇了夢魔。

白豬尖聲叫着，鳴響着口鼻，把鈍拙的貪饞的鼻子攻進老闊的膝間，在老闊的腿上腰上挨擦着身子。於是他也尖聲叫着，一隻手把它們推開，另一隻手拿到麵包送到它們口邊，又離開一點，作弄它們。他那種在和藹的笑聲中震動全身子的神情，幾乎完全跟豬無二，而且還比豬更顯得惡作胡賴的可厭和輕浮。

愛果爾懶森搔起腦袋，凝然望着冬天的凜然的跟他的眼睛一樣寒冷的天空。銀耳環在他的雙肩上轉動的晃動。

「是醫院裏的女看護，」突然，他大聲說了：「偷偷和我講的，簡直像一點光也沒有呢……」

賽門諾夫邊想去捉住白豬的耳朵，邊回問了：



「沒有？」

「噯。」

「胡說白道……」

「說不定是胡說。」

老闖依然愛撫那些惡心的滑膩膩的豬，祇是手慢慢解下來，有點倦意了。

「那是一個胸膛很寬，眼睛混沌的女子。」愛果籲吁了一口氣，回想了。

「女看護麼？」

「噯，那女看護說，光，是猜不透的，一到八月，太暗的光就完全黑暗……」

賽門諾夫又不懂地反問：

「什麼？完全？」

「噯，完全呀。不過在一回兒內，有影子經過罷了。」

「影子？什麼影子？」

「不知道，是神道的影子吧，一定……」

老闖站起來，嚴正決絕的說：

影，這是二；還有，天空中到處都是空空洞洞的，空的地方什麼會有影；這是三。傻子，這娘兒簡直比孩子都不如……」

「娘們總是這麼的……」

「對啦……」那班毛頭小伙子把豬趕到欄裏去……」

「噯，我去叫來。」

「去叫，快去叫，祇是不許他們打畜生，有人打，你代我打他……」

「有數有數。」

老闆走出院子，一羣白豬追上了他，像一羣小豬纏住母猪似的。

第二天一清早。老闆把工場大門打開，臉上現着惡笑說：

「噁舌家，把麵粉背一背，從院子裏背到大門口……」

寒氣像一陣白煙，吹進門內來，繞住了蒸工尼基泰。——尼基泰回過頭來，向老

聞說：

「華西里先生，對不起，把門關攔點，吹得厲害呀……」

「什麼？吹了你麼？」賽門諾夫細聲說；把硬拳頭在他腦後輕輕一透，開依然開着，跑走了。尼基泰已經毛三十歲，看來還像個孩子。小個兒，小心眼，黃臉。草蓬似的無色的鬚子，眼睛永遠開得大大的，其中藏着無窮的痛苦和恐怖的神色。整整六年以來，每天從早上五點到晚上八點，他站在鍋子旁邊，不斷地把兩手浸在沸湯裏。他的右邊耀着火，背後是出入的大門，每天總得受整百次的寒。指頭害瘋溼病，歪了，胸部，肺部有病，小腿上綳滿靜脈的青筋。

我頭上頂着空袋到院子去，行過尼基泰身邊，他低低的責備我道：

「這都是你的緣故，畜生……」

他的大眼流着汗水一般混濁的淚。

我走到院子，心裏也有點哀戚：

「非得離開這裏……」

老闆披着一件狐皮女大衣，站在麵粉袋旁邊。麵粉約摸一百五十袋。大門門臺上，連三分之一也放不下。我把這意思告訴他，他作弄地笑着說：

「要是裝不下，你再背回來，……不打緊，你有的是氣力……」

我把袋從頭上丟下，向賽門諾夫說，我不是給人家作弄的人，快算帳給我，讓我滾蛋。

「叫你背你就得背！」他還是淺笑着說。

「背到那裏去，這麼冷的天？要累死人的呀……」

「給我算帳。」

他的灰眼發了紅，綠眼氣支支地轉來轉去，忽然，掄起拳頭向上一聳沙着聲問。

「唔，你想喫一頓生活麼？」

我發火了，把他的手劈開。立刻扭住了他的耳朵，悶聲不響的拉起來。他把左手在我的胸口一推，接着喫驚地低聲說：

「慢來慢來！你把老闆？什麼？放開，小鬼……」

過了一回，他把挨了打的右手，擰在右臂上瞧瞧，摸摸扭紅了的耳朵。睜開了眼，盯視我的臉，嘖咕起來：

「你、你對老闆，膽敢，膽敢，送你警察局去！你……你……」

而且馬上不高興地尖起嘴唇，沒勁兒地空吼了好一陣，接着把右邊的眼睛睜睜，就跑開了。

我的狂暴，跟稻柴似的燒完了。瞧着他逃到僻靜的角落去，短褂子下的屁股股，像是受了侮辱的發着顫，又不禁好笑起來了。

外邊冷得很，因為不願回進工場，就決定把麵粉背進門臺上，暖一暖身子。當我把第一袋背進去，夏杜諾夫在門臺裏。他像一隻野兔子似的，蹲在壁角裏。他那禿頭上纏着一條菩提樹的薄皮，皮的兩端掛在額角上，跟眉毛一起動着。

「我瞧着呢，終究喫癩了。」他馬一樣的露出牙牀笨重地移動着，悄悄他說。

「怎麼回事啦？」

他張大着蒙古人似的小眼睛，帶着不懂的神情注視着我，倒把我弄到焦惶起來了。

「喂！」他站起身來，貼近我的身子說：「這件事我決不對人說，你也不許告訴別人去。」

「我不想告訴誰。」

「這話什麼意思？」

「別人的話聽得聽，要不然，大家都得吵架！」

他半吞半吐的說，聲音小到跟囁嚅似的。

「尊敬是不能沒有的。」

我不明他的含意，有點發氣了：

「不知道……」

夏杜諾夫按着我的手，用幽雅的低聲溫和地說：

「你不用害怕愛果爾！你懂不懂咒惡夜病的咒法？愛果爾害惡夜病，頂怕死；一定心裏有很大的內疚……有一個晚上我走過豬欄邊，那傢伙跪着在哭：啊啊，神聖聖母華爾華拉，請不要讓我暴死……你懂不懂？」

「我一點也不懂！」

「你用這東西就可以收拾他！」

「什麼東西？」

「恐怕呀，你要用力氣和他拚是拚不過他的，他抵得住五個人……」

我感到這人是真心幫扶我，就伸過手去向他致禮。他不馬上伸出自己的手，但當我拉住他的瘦手的時候，他就憐憫地在手上接了吻，俯倒着身子，嘴裏又嗚嚕嗚嚕的

說些什麼。

「你脫什麼呀？」

「沒有什麼。一脫鞋，就離開了我，走進工場裏去了。我定定神，又重新背

麵粉。

關於俄羅斯的民衆，他的團結性，社會性，以及他的溫順，寬博，善良的心，在書上多少讀過一點，但因為我從十歲就不受家庭學校的庇護，過着獨立的生活，所以更多的是從直接接觸的民衆。大體上說，我個人的印象，和書上所讀過的是一致的。那就是人們都愛善，尊善，想善，而且總是在期待着善。從什麼地方現出來，撫愛和光照這痛苦黑暗的人在。

但是進一步想下去，就覺得一切人愛善，祇是像孩子愛童話一樣，驚訝他的美和珍奇，祇是執等待着節日一樣等待着罷了，可並不深信這善的力量，祇有很少數的人纔

從風中吹來，它的成長，也很容易斲喪。

夏杜諾夫是很有趣的漢子，他叫人覺得是一種非凡的人物。

老闆約摸一個禮拜沒到工場里來，也沒算帳給我。我這邊也沒去催逼——我沒有地方去，而且這裏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有味起來了。

夏杜諾夫表面跟我疏遠，我沒有機會和他「開誠」深談。有時我問他話，他頸骨動着，低着頭不大來答腔。

「當然，真意思是明白的！但各人都有各人自己的心……」

在他內心中，有一種濃重地黑暗的東西。有一點隱士風。不多嘴，骯髒的閒言雜語是沒有的，就是臨睡或起身時候，也不做禱告，祇有在喫午飯以前，默默地在寬大的胸口畫一個十字。一空下來，便避開人眼，躲在角落裏，縫縫自己的衣服。或是脫下短褂子捉蝨子；而且常常用一 octave 低的低音，偷偷地唱着叫人聽不大見的歌。

——今天可是什麼一回事



心頭沒有了白的光……

玩笑地問他：

「祇是今天，昨天心裏有的麼？」

他不答腔，也不擡頭，接着唱下去：

——土酒隔喝也不錯

可是總覺不對勁……

「你莫謊人。你哪有什麼土酒……」

他像個鬍子，眉毛也不動一動，沒氣沒勁的唱下去：

——去望望那位可愛的娘兒吧

脚步兒卻不肯向那邊動

脚步兒真不肯動一動

而且心兒呢也是不肯動……

波西加·鐵根不喜歡憂傷的歌。

「喂！豺狼！」他露出牙齒發怒：「你還要叫嗎？」

但是暗角裏還是接着念佛樣的聲音。

——我的可愛的知心的朋友

雖然有病卻是十分輕

真的呀病得十分輕

祇是晚上有點失眠症……

「喂，華諾克！」烘工命令着說：「別再唱下去啦，受不了。這種歌『羊』也會唱呀。」

別的人唱起下流的跳舞歌來。於是夏杜諾夫也巧妙地，而且坦然地，唱起有力的叫露的歌來。他唱得很合拍，跟那些亂叫亂跳的歌調，一個字一個音節都配合。有時全體的歌聲，掩滅在夏杜諾夫一個人的聲音裏，好似一股激湍的清流，沖進混黑的陰溝水裏。

烘工和亞杜西加對我的態度，眼看得好起來。這種新態度，不能用言語表示，我卻很覺到。響鈴兒雅西加，在我和老闆吵架那晚上，捧着草蓆到我睡的地方來說：

「我跟你一塊兒睡。」

「好的。」

「咱們大家好些！」

「好吧。」

他馬上把身子滾到我的腰邊，輕聲地說：

「老鼠喫不喫油蟑螂？」

「不喫。你問幹麼？」

「我也是這樣想。」

於是依然輕聲地，而且很急促地，掉動笨厚的舌子，開始講了。愛嬌的眼睛不時地剎閃着。

「我麼，我見過老鼠跟油蟑螂談話，真的我親眼看見的，半夜裏醒過來，屋子裏有月光看得見東西，離我的牀不遠，一隻老鼠正捧住一隻麵包捲，拚命在咬嚼。我躺着不則聲，一回兒爬來了一隻油蟑螂，接着又來了第二隻。老鼠就停下來，動動白聳聳的耳朵，油蟑螂也就觸鬚動動。好像啞巴裝手勢一樣，這麼通着話，……我真想知道它們講什麼話。你說有趣不有趣？你睡着了麼？」

「沒睡著！你講下去！」

「老鼠好像對油蟑螂說：『你們從哪兒來？』於是油蟑螂好像回答：『我們是鄉下出來的。』……據說油蟑螂遇到火災，就從鄉下搬進城裏……它們在失火以前，就搬出房子，知道什麼時候會失火。大概是家神不惠對它們說的。叫它們逃，它們就逃了。你見過家神小鬼沒有？」

「沒有，沒有見過。」

「我見過呀！」

不料這時鐘表的喉頭忽然塞住，軒聲就吹起來了。於是這響鈴兒直到天明沒作聲。——

老蘭又照常每天到市場裏來了，每天總是在我正講故事或看書的時候，好像故意選定這時間似的。他沒聲沒響地進來，坐在我左邊窗下一隻銅碼的箱子上。我一發覺他，把話停止，他就做出可憐的調笑的神氣說：

「講呀，講呀，先生，沒有關係，講下去！」

說着鼓起了臉不作聲地坐着。每把臉腮一鼓，那對緊貼在頭邊小得簡直分辨不出的耳朵，就在稀薄的頭髮底下一動。有時發出蛇鳴的聲音問：

「什麼，什麼？」

有一天我講了宇宙的發生，他窄着嗓子叫：

「慢來慢來，照你說，上帝在哪兒呢？」

「當然在那兒呀。」

「別開玩笑，到底在哪兒？」

「『聖經』上寫的有。」

「別假癡假呆，在哪兒？」

「地無形而空，黑暗無光，在深淵之上，神之靈，廣被水面」……」

「是水呀！」他得意地叫喊：「你不是說有火的麼？好，真是這樣寫的麼？我去問問神父看……」

他站起來，邊走，邊做出難看的臉色補充着說：

「曉舌家，你見識真不小，你瞧着，這對你沒有好處……」

洞西加搖頭，擔心地說：

「老頭子會弄圈套給你的！」

此後兩天，沙西加跑進工場裏來，嚴厲地說：

「老闆叫你！」

鑼鈴兒擡起倒翻鼻子的雀斑臉，認真地忠告我：

「你帶個三磅重的秤錘去呀！」

我受着全工場人的竊笑，跑出去了。

半地下室的一個小間，一張放茶炊的桌子邊，老闆之外還坐着兩個客人。兩個都是開麵包捲工場的，一個叫鐸諾夫，另一個叫科西諾夫。我走到門口，老闆非常客氣地說：

「好，嚙舌家，你來講講星和太陽怎樣成長出來的。」

他紅着臉，灰眼珠得很細，綠眼寶石似的高興地發着光采。和他坐的兩隻臉，都眯眯的笑着。一隻臉是紫膛色的，滿長淺色的毛；另一隻黑漆漆生着疤痕。茶炊懶森森地喘着氣，把蒸汽冒到那幾顆怪模怪樣的綠葉上。綠壁一張雙人牀，上面坐着蝙蝠似的。

啡灰色老婆子，那是老闆娘。她兩手撐在皺亂的被單上，掛下着下脣，不住地晃着身子。屋子角裏，一隻煤油燈發出淡紅的火頭，怕冷似地發着顫。兩窗之間的牆上，掛一張五彩石印畫，是一個半身赤裸到腰際的婦人，抱着一隻跟她一般肥胖的貓兒。屋子裏騰着伏德加酒，醃香蕪，燻魚之類的濃濃的氣息。窗外透街上行人的腳像一把大翹子翹什麼東西似的走過。

我走進去，老闆從桌子上拿起食叉。站起身來，用食叉在桌邊上敲敲，對我說：「好，你站在這邊，……站着聽。講完了，讓你喫處面……」

我決定請他流點汗，我就講了：

「地上的生法並不快活，因此我非常愛天。夏天的晚上，常常跑到野外去，仰天躺在地面上。於是覺得每顆星都有金色的光，照到我的身上，照到我的心裏。這樣的每顆星每條光線都和整個天空連接着，我就好像跟大地一起放在一張巨大的豎琴裏，身子在屋中飄起來。地上夜生活的低低的喧嚷，爲我唱了偉大的生之幸福。在這樣心和世界的難得的融和中，日常生活的兇惡的印象，就從我的胸頭洗刷得乾乾淨淨。」

這時候，在這間疏濶的屋子裏，在三位工場老闆和莫明其妙地把失神的的眼向我

果實是像兩個人的面龐，有一種一樣覺得飄飄然，而且忘記了侮辱地包圍着我的一切。我看見兩隻臉孔互相交換沒禮貌的笑容，也看見我們的老闆尖起嘴唇吹口哨，他那綠眼睛帶着一種特別銳利的注意，在我的臉上爬來爬去。又聽到鐸諾夫發出沙啞無力的聲音說：

「響鈴兒響得厲害，好煩呀！」

鐸諾夫氣鼓鼓嘆着：

「他害了熱病麼，他？」

可是我全不管，我祇要使他們聽我的話就滿足了。而且我覺得他們已經被我的話降服了。

於是老闆呆然不動，鼻子裏輕輕吼着氣，慢吞吞說：

「夠了夠了，嚙舌家！謝謝你，諸位，這是很好的故事呀。現在，把每顆星都一一放回原處，出去，餵豬吧，去餵我的可愛的豬……」

現在回想起來是好笑的，但在當時的心頭不快，簡直是說不出來。我不記得怎樣鎖定了那般瘋狂。



記得的。祇是我跑進工場裏，夏杜諾夫和亞杜西加接住了我，帶我到門口，給我  
喝水。還有那響鈴兒雅西加，急匆匆說：

「怎麼樣？沒有照我說的那情形麼？」

鐵根又是一副神氣，緊皺着眉頭，敲敲我的背脊，氣鼓鼓的嘟囔說：

「總是喜歡那麼糾纏……肚量這麼小，你當他們聽了神父一頓教訓了麼……」

銀豬這件事，是被看做沒面子的重罰的。育克西種的白豬，關在一間黑暗窄狹的  
小豬欄裏。人拿了盛豬食的鉛桶進去，豬鼻銃就望腳面上攻過來，幾乎沒有一個人，  
受得住這個醜人的媚功，不跌倒在這豬欄的骯髒地上的。

到豬欄去，一進門，必得馬上把背脊在牆頭靠住，舉起腳來把畜生踢開，很快的  
把食料在水槽中一倒，連忙發腳跑出來。要不然，豬被踢就發怒咬人。但是更倒霉  
的，是愛果爾打開工場的門：

「喂，夥計，去把豬趕趕！」

用鬼一樣聲音大聲高叫的時候。

工人跑到院子去。這時候，纔開始了老闆的大娛樂，最有趣味的狩獵。開頭，拚命的趕逐，還半帶着玩的，祇當作餘興，不一會兒，人也倦了，火也冒了，呼呼的喘氣。倔強的豬像木桶一般在院子裏亂滾亂竄，老把人衝倒。老闆在旁邊望着，興發得像個獵人，跳躍着，踩着腳，吹着口哨，喘緊嗓子大聲叫喚：

「好豬兒，莫喫輸，把身子撲呀！」

有人在地上跌倒，老麗更興奮高聲列聲叫喚，兩手拚命拍着自己那樹女人一樣胖大的屁股，笑翻了。看過來，也實在是有趣的。院子中奔突着桃紅色的肉塊，它的後面，是穿着破爛，赤腳草鞋，滿身撲着花粉似的粉屑，瘦瘦瘦兩條腿的人，掙着氣，追着，啊喝着，爬起，又跌倒，絆在豬腿上，拖住。

有一天，一頭豬逃到街上，我們六個小伙子在街頭追，足足追了兩個鐘頭。幸而一個雜種人走過來，把一條鞭子投在豬的前腿上。我們把豬放在席棚裏拖回家來。街上的人引起了極大的興趣。雜種人搖搖頭，輕蔑地吐一口水，俄羅斯人卻立刻在我們

周圍擁起了人山人海。一個黑皮膚的漂亮的學生，脫下帽子，眼睛睜着悲傷的豬，很同情地、大聲向亞庭問：

「這是你媽媽，還是你阿姊。」

「老闆呀！」精疲力盡的亞庭，這樣回答了。

我們恨死那些豬。它們過得比我們爲意，老闆以外的人，人人覺得失面子，不得不去照料它們的健康，餓飽，那些骯髒的工作。

我奉命須得整整一禮拜看管豬，工場裏知道的時候，有幾個人就以那種跟油膩的一樣膩在心頭，反使對方難堪的討厭的俄國式的同情，來同情我。另外大多數的人，則漠然不問。庫金帶着教訓的神氣，說了討厭的話：

「不打緊呀！老闆叫做什麼，就撿着命去做，你喫誰的麵包呀！」

亞杜西加喝道：

「老鬼，縮進頭去，觸壁腳的傢伙……」

「對啦，還有呢？」老頭子問了。

「捧大鵬的，快上老闆那裏觸壁腳來……」

庫金攔住他的話，滿不在乎地說：

「存話要講就得講，什麼話都要講！我做人是理直氣壯的。」

這時候鐵根喘了幾口，扳起臉，不作聲了。這在他是很稀罕的。

晚上，我睡在屋角裏，冷得發抖，聽着那些工作疲乏後的人們的鼾聲——眼前排  
列着人生，人們，正義，靈魂，那些鐵口禪舌的莫名其妙的話，心裏很痛苦。烘工悄  
悄地爬過我這邊來躺下道：

「你醒着麼？」

「唔。」

「老弟，你很不快活呢……」

他捲起煙草，燃了火，紅紅的火光映照着他那絲一般的鬚子和鼻子尖。鐵根揮掉  
煙灰，囁囁着說：

「你瞧怎樣，咱們把豬毒殺吧！這個很便當，祇消水裏放上一把鹽，豬喝了喉頭

就發脹死了……」

「爲什麼要毒殺呢？」

「第一，我們大家都高興的，而且在老闆是最大的打擊！你反正走就是了！你的身份證我託沙西加從老闆那裏偷給你——這一定可靠，由我擔保，你幹不幹？」

「不。」

「這不怪你總之，你反正是受不了的。老闆兒一心一意要收拾你呢……」他抱着

膝，膝膝騰騰地搖着身子；而且用着僅僅聽得見的低聲，憂吞吞地說下去。

「我是爲你想呀，真心真意的！到底還是走路的好……自從你來了，什麼都攪壞

了。你者是個罪老闆，老闆就找大家出氣。很明白的，大家都在恨你，幾時都想揍你

一頓呀。」

「那末你……」

「你說什麼？」

「你也怕我麼？」

他不則聲，眼睛看着燻的蒼白的臉，一回，沒辦法氣地說：

「我覺得，簡直不該種在泥塘裏。」

「那末，我說得不對麼？」





豬中聽了，大家一擁而上，圍住我，圍住我，圍住我。……

是第三天的早晨，我走進豬欄去，跟平常不同，豬兒們並不向我的腳邊衝過來，它們圍在角落裏，圍着我發出咕咕的叫聲。用手提燈的光上前一照，畜生們的眼睛，一夜之中變得圓又大，突出在白色的眼毛底下。瞧着這些仰視的眼睛，好像在埋怨人似的。更何況可憐又可怕的，在陰沈沈的黑暗中顫動着它們沉重的喘息，好像人的一樣。

「幹出來啦！」我想，心難過的跳着。

跑到工棚裏，把鐵棍對出大門外，他臉上現着笑容，邊撫着鬍子，邊走出來。

「豬沖暈了不是你幹的麼！」

他緩下腳步來，與緩沖沖地問：

「死啦？真夠我去瞧瞧。」

走到院子裏，護笑地問：

「你要告訴老關麼？」



我沒回答，他撚了撚鬚子，抱歉地說：

「是雅夏，是那小鬼。小鬼那晚上聽到咱們的話，昨天他說：『伯伯，這件事我來幹，放寬！』我說：『辦不得！……』」

他皺在豬欄口，眯着眼睛向窟中張望，一聽到畜生沙啞的叫聲，他搔搔面皮，病態地皺緊眉頭，不高興地說：「——」

「好不成樣子，銀狗喫訂吧！我是喜歡胡說白道的，這是我的脾氣，雖然不能真去幹，當然不能……」

一團回來的時候，他怕寒似的，縮着身子，咳了一聲，盯着我的眼，慌張地說：

「聞了兩啦，真見鬼，老聞會發瘋的，雅西加的頭額會給扭下來的。……」

「爲什麼扭雅西加的……」

「那是漏說了的；」鐵棍把眼白翻了一翻。告訴我道：「夥計隊裏，總是小的替大的受過……」

但立刻又皺緊了眉頭，向我投了一眼，邊向工場跑進去，邊嘟囔說：

「你去報告呀……」

我對桌坐着，蹦蹦兩條腿。玫瑰紅的長褂子蓋到膝頭邊，膝上躺着一隻長毛貓像躺在搖籃裏似的。

老閻娘在桌上整理茶具，衣裾輕輕發着響。像是一隻瞧不見的手，抓了一大把破布，在地板上拖來拖去。

「幹麼？」他臉含笑意地問。

「豬鼠害病啦。」  
他把貓向我身邊一拋，我緊拳頭，半似推向我撲來，他的右眼透出火，左眼發了紅，合滿了淚水。

「誰幹的？誰？」他氣喘喘地連問了幾聲。

他一跳跳到我的貼身邊，可笑地用手掌摺自己兩隻耳朵很命的打了一下。立刻他的臉發青，眼起，用氣鼓鼓的聲音嘟囔：

「惡鬼，我肚裏明白……」

老蘭娘也在場。我第一次聽見她出聲，是顫動的害傷風似的聲音：

「老蘭，報告警察去，快點！」

她那瘦弱纖薄的臉發着顫，張開大口，露出不整齊的黑牙齒。老蘭氣沖沖把她推開，向牆上摘下衣服似的東西，圍成一起，挾在腋下就向門外跑去。

門裏從院裏，裏張擺擺擺的悶悶，聽着畜生痛苦的喘息，他就鎮定下來：

「合夥主，豬家來！」

馬上從院裏來了夏杜諾夫，亞杜西加和杜夫。老蘭臉也不變我們的喊：

「扯出來！」

我們把四頭餓瘦的肉豬，扯出來放在院子裏，天有點亮了。放在地上的手提燈，照着懸在空中着的雪花，和張開大口的豬兒們的沈重的腦袋。其中一頭，好像一條魚被人一掌壓住，彈出了眼珠。

亞杜西加把狐嵌大衣擦在肩頭，低着頭，默默的，一動不動，站在漸漸死去的身邊。

亞杜西加對活兒說：「愛果爾來！」他低低說。

「愛果爾！」當我們擠到兩邊堆滿麵粉袋的狹窄的門臺時，亞杜西加這樣嘟囔了

一句『過去』！

「急傷了，發怒地發不出。」夏杜譚夫呼了一口氣說：「生柴不能一下子就發火……」

我留在門臺上，被隙縫兒向院子張望。破曉的陰暗中，手提燈的火霍霍耀着，隱然映出四隻灰色的口袋，這口袋哼着，喘着，膨脹着又癟下來。老闖光着腦袋屈着身子在口袋上，鬚毛掃到臉上。大衣像掛鐘似的敞開着，以這樣的姿勢，永遠永遠的站下去。『慢』慢的有掀鼻涕的聲音，接着聽到有人低語的聲音。

『怎樣嘛，親愛的，『難』受麼？』：『哈？難受吧……』

『發瘋生和舞怎的喘得更厲害了。』

老闖擡起頭攔手攔脚兩眼含淚的騰躍得更加瀟灑了。忽然又像小孩似的，攔起手背揩眼淚了。後開身衣箱從木櫃裏抽了一縷稻草，又回來，蹲下身子。麻稻草揩起皺皺的豬臉來。可是剋刻，又把草丟了。現在，他站起身子來，在豬的四周開始踱步。『人』圍着兩圈的踱着，相攏着，腰身漸漸加速，忽然變成了跑步。兩手捏成拳，向地下一擲，一划的，連奔帶跳，在地上跑着圈子。大衣的下擺，纏住了他的腿，有時差不

多絆跌了。他就停下來，搖搖頭，低低的咕嚕大姊像扭壞了腳脛，忽然蹲下來。像健  
壯人做禱告一樣，開始用兩隻手掌擦臉。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唔，怎麼回事？」

從暗角溶裏，愛果爾倚着爐斗，慢慢吞吞走來。燭光的火時不時發光，照見他陰  
沈的臉。這是一張好像用一塊碎裂多節的木頭雕刻出來的臉。又厚又紅的耳朵，跟肉  
着銀鑲的耳環。

「愛果爾。」老閩低低叫了一聲。

「啊？」

「有人下了毒，給可愛的豬。」

「我麼？」

「不。」

「那末誰？」

「是派西加跟亞杜瓦加，庫金告訴我的。」

「我去接？」

「真是沒辦法的傢伙。」愛果爾輕聲說。

「那就是哪，真是對畜生有什麼罪過？」

愛果爾吐了一口口水，吐到自己的褲子上，提起腳，在大糞邊上擦了一擦。

灰暗凝凍的天空裡，沈沈地壓着窄小的院子。朦朧的冬天的太陽，慢慢的透出光來。

與愛果爾走到臨死的畜生的身邊。

「把它們宰了就得整齊些。以後至少得多開一盞燈。黑得團團不大高。」

「幹麼？」老闆搖了搖頭說：「讓它們活到死吧……」

「宰了好賣給香腸店，死了沒用了。」

前香腸店不會要。圖說着割賽門講夾及論死身子，用手摸摸鼓脹的豬頸子。

「不會不要的，我祇說您發了火，宰了，一定靠得住……」

老闆沒作聲。

「那末，怎麼辦呢？」愛果爾固執着追問。

「怎辦？」

老闆站起來，嘴裏噙噙唱着，又在豬兒四周踱起步來。

「山裏人裏壞胚子……」

站住步，向愛果爾瞧了半眼，突然決志的說：

「宰吧！」

人們等待着風波，準備滾蛋，以為至少得受罰，多做一袋麵粉。鐵根明明不大高興，卻裝着沒事，擺出豁頭精神來。

「出點勁兒幹活呀！」

工場陰沈沈靜默了。許多憤恨的眼集中着我和康金咕嘟着說：

「老闆不管好人的壞人，都索罰的……」

在氣漸漸的悶重下去，差不多動氣動轉會吵起來。終於到了大家喫午飯的時候。

當大兵向米羅夫嘴角扯到耳朵邊，格拉格拉的傻笑着，咚的一聲，用湯匙在庫金的額

角上打了一記……

痛了

眼淚就對邊裡

哭著

蘇杭

...

...

...

...

「老弟，這是什麼回事啊？」

哄然的叫罵，鬧成一片。有三個人向當大兵的兇兇的拔出老拳。他背靠着牆頭，

忍着痛，太薄的公布：

「打他還不該麼，這是個壞蛋呀！據聚果爾說，老闆知道誰下毒呢……」

鐵根臉色發了青，古怪的把身子一擠，射箭似的跳過了爐竈，一把抓住了庫金的

胸脯。

「又是你癡癡你這獃獃！你還是爲爾那舌靈，早就喫過生活，你還喫得不夠

麼？」

「可是，事實總是事實！」庫金雙手掩着臉皮臉，發着老年人的尖酸說：「你是

發頭人，你嚇使曉古家，大家都聽見了……」

鐵根咳了一聲，拔出了拳頭。亞杜西加拉住他的手臂：

「不許揍，派西那，等一等……」



騾動開場了——派衛爾被亞杜諾夫和亞庭拉住了手。咆哮着掙扎。

「放開……我要收拾這傢伙……」

可是率直的老人，讓鐵根的手抓住他骯髒的褂子，爆濺着口沫大聲的喊叫。

「沒有事，自然不說。可是有什麼不好的事，我是要說的！壞蛋們，當心點得啦。——我要說的！」

說着他突然跳起來撲到雅西加身上。兩個人扭在一起，他就揍雅西加的腦袋。扭到地板上，兩條腿子還幫着蹴踢，身子一跳一跳的。看那輕快敏捷的樣子，簡直是個後生。

「你這死胚，都是你幹出來的，你，你，幹的。」

亞庭縱身一跳，一頭攻到老頭子的胸口，老頭啊的一聲，倒在地上，就呻吟起來。

「唔……唔……」

雅西加像隻野獸，罵着，哭着，積極的進攻。像惡狗一樣，扯破了褂子，掄着拳揍。我盡力想把他拉開。四週響起大大小小的腳聲。地板上騰起灰塵。幾張獸樣的



鬚，作者羊似地聲音說：

「呸，懶惰的麵蟲……」

「鬚」集中到兩人的頭上，工場裏開始了叫罵。這兩個是大家討厭的傢伙。他們工作比我們輕，可是工錢比我們大。他們脣槍舌劍，你罵我，我罵你，差不多快發生第二次打架。這時候，被放頭髮的哭臉的雅西加，突然從工作臺邊站起來，搖搖晃晃不知要往哪裏走去。兩手掩在胸口，忽然蓬的一聲在地板上仆倒。——

我抱了他到烘房那邊，讓他躺在舊木箱上。這兒比較清靜，空氣也充足些。他臉發了黃，骷髏似的躺著，死人一樣一動不動。一切的狂暴都停止了，空氣中飄着不祥的預感。大家小聲的罵起庫金來。

「獨隻眼，這都是你弄出來！」

「你這種東西，應該關在牢裏……」

老頭氣沖沖的辯解：

「我知道麼？他有病，要不然，也是偶然發厥罷了……」

亞庭和我把這孩子弄醒了，他慢慢擡起長着快活聰明眼睛的長盤臉，脫力地問：

「到那裏。」哥子悲傷的嘆氣：「你什麼事都要來一手，鱸吧，喫這大的虧……你怎麼會跌樹的？」

「在哪裏？」他莫名其妙地動了動眉毛問了：「我跌倒麼？我不知道……我做  
了夢，划着一隻小船……同你兩人，去捉蝦……帶了網……還有一瓶燒酒……。」

說着，像疲倦了，閉了眼，就默了。又沒動地喃喃起來……

「啊，我明白了，我胸口打傷了……被庫金；鬼東西。啊，女，女兒，這賊老頭！把女兒打死了……把領女……我知道的。我們是同鄉，我都知道……。」

「啊，別出聲！」亞庭愁了：「靜靜兒瞧着。」

「我們的地方，是亞轄里台亞村。……啊啊難受，開不開口。還，還……。」

他昏昏沈沈說着謔語，不斷地伸舌舌中舔着乾熱的唇嘴。

有人跑過烘房，高興的喊：

「啊啊，休息；老闖出去喝酒了！」

工場喧鬧了，吹着口哨。大家互相用和善滿意的眼光相望。因為豬兒的事，所擔

心的老闆的報復消失了！尤其是老闆一醜態，流氓所以不做事。因此，

在危險場所不出場的，狡猾的華諾克·烏拉諾夫，跳到工場的中心喊道：

「大家玩玩囉！」

鐵棍閉住眼睛，突出喉節，用顫抖的中音唱起來。

「燕噠噠呀，羊兒走過橋呀……森林……」

三十個人用手拍着桌子接上來：「……」

寬寬的街上，年紀輕輕……

圍着桌子，兒聲伶仃打碟山音……

鐵棍腳踏拍子大聲喚叫，唱歌的唱到後來都踏出航穢的野歌來：

「……搖呀搖的……」

在航穢的地板上，有人扭捏出猥褻的動作，塵埃騰起來，燒着了火似的高興起

來。這是一個瘦弱的傢伙。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人們向他老嫗，突然爆發的遊戲，和剛纔餛飩的發

洩，一樣都令人難受。

不穿鞋子。

的衣領了。他……的顏色更加……發燙……胸頭……了……酸……的  
空氣……起……呼吸……像……唯……勁……不響的……水  
……了……就……的……笑……說……人……

只是……道……嗎……不……知……  
……神……的……睡……了。……

曲的……在……全……  
……的……

……人……  
「在……方……大家……玩……」

我覺得……感到自己不能與他們為伍。祇有亞庭和派西加，是明白我的  
脾氣……

「喂！……  
丁……慣在我身邊跳舞，逗我高興，但今天卻不這樣做。他悲傷地嘆氣，這樣的問

了我那差

「價百應是不該摸得太厲害了，你看？」

我兵點杜謙夫臨幸常惠宏處時唱自己喜歡的歌：

「這是我那老家的土歌，叫『大寨一號』」

「這是我那老家的土歌，叫『大寨一號』」

哪個人睡在嬰兒牀邊的地板上，幫着照料他，把粉袋移放過了，他醒過來，

博驚的開他

曲曲地邊邊是誰？曉得家全是傾塌了，這是我那老家的土歌，叫『大寨一號』

他總想身想坐，卻坐不住

欠邊帶想諒下子，淋重的膝上，微微的吹着，帶痰的咳嗽，攪動沈滯的惡空氣。

靜靜的屋月之夜，清清的從透了滾滾的筒琉璃裏飄來，那裏是荒小又遠，令人生

氣，烘烘的壁角，和動着，雙腳面鐵的煤油燈。那些龜的府頭，總想那大聯想被梳水

的禿頭。在粉箱曬得燥燥的一團的，是尼剛鑿。從那碾碎麵包運麵包的桌底伸出的，

是烘工的火傷般的腳，黃色的，不穿襪子。

「西加低聲叫：『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媽舌家……」

他沈默了一下，從箱頂爬下來，重新躺在我鋪上，把發燒的腦袋放在我的胸口。

「是我爸爸坐牢前的故事。夏天。我還很小。睡在門臺的頂棚底下的車子上，很

快！張開眼睛看見那鬼子一跳一跳從門口階級上跳下來！很小很小，背脊不過拳

頭那麼大，像毛線手登一樣蓋是毛。好像是在田野裏的，混身綠色，沒有眼睛。我大

聲叫了。媽媽就撲我，我的叫可叫壞了。那鬼子不能受嚇，一受嚇他就跑掉，再不同

來！那就糟了！據說一家人家沒了家神，上帝也不喜歡這人家的。你知道那鬼子



幹麼？」

「不知道。幹麼？」

「他借天使的口，向上帝報告呀。天使從天上下來，人的話是不懂的。聽不見天使的話。所以不能得罪他。」

「爲什麼？」

「爲什麼？這還不是當然的。但我祇當都是胡說。如果那樣子，那人和上帝不是分開了麼？」

「他有精神起來，獨自坐起。好像沒有病，神清氣爽的說：

「不管誰，有話對上帝說就說去，要什麼家神，簡直不通！而且那鬼子有時被人觸怒，他要不高興，不必報告的事也都向天使報告了。比方天使問家神，這漢子好不好。如果鬼子不喜歡這漢子，他一定說，這是壞蛋。這樣，這漢子就得接連受罪。人老喊着——上帝，憐憫呀，但聽到上帝耳朵裏，卻變了壞話，所以沒有用。上帝不來聽你，還是發怒……」

這孩子的臉正經認真，他眯細着眼凝視屋頂。屋頂像冬天的天空，是灰暗的，長



兵，多好……也成個人，可是不合格……」

小孩子沈默了，大聲呼起鼻息，把我驚了一跳。我屈了身子聽他的心，心跳得又低又急，但發燒倒低一點了。

從窗子裏淡淡的月光照到航牀的牀鋪。窗外靜寂而清朗。我跑到門外去，仰望著晴空，透著涼快的呼吸。

神氣清爽了一會，身子有點冷，回到烘房裏，發覺大藥一罐。姑娘邊嚼嚼角上，動着一匹加色的東西。好像活的，邊發着喘嗽聲。我帶一袋人參入浴。她發着「誰？」我發着抖問，立時聽到老關的沙嗓子降答：「會國二十六十年。百長路。」

「真大聲。」

他照例變着縫鞋，因此看去像老妻子。他一隻手提一個燒酒瓶，一隻手拿一隻茶杯，在爐邊邊躲麻似的站着。他的手大輪在發顫，先是玻璃製的盤子，接着聽見液體入的聲響。

「到這邊來！」他叫我走過去，他拿燒酒給我：「喝！」

臉發燙，笑出來了。她又道：

「我不！」

「幹麼不？」

「我還小。」

「會喝，大小都一樣。」

「我不喝。」

「他重重搖着頭：

「你說會喝呀！」

「一共祇不過兩三杯……」

右眼張望杯口，呼呼的喘氣。走到炕前的洞裏，把燒酒倒了。這其間，跨上一

步，在炕板上坐下，兩腳掛在炕口。

「這邊來坐，我同你談談。」

很暗，他的圓臉像一個燒餅，看不清表情。但他的語氣跟平時完全不同，我覺得

有趣，和他並排坐下了。他低垂腦袋，幾隻手指敲着酒杯；酒杯發出低低的聲響。

「好，你談談吧……」

「雅可夫要送到醫院去纔行。」

「爲什麼？」

「病了，給庫金接傷了，很危險……」

「庫金這傢伙真沒辦法，什麼都來告訴我，……不管誰的事。他當我喜歡麼？當

我會給他好處麼，我不會在他那獨眼的臉上灑一把塵埃，不消說也不會給他五個

銅子……」

他的口吻懶森森，卻明白。說話雖帶酒氣，卻不像醉漢的樣子。

「我都清楚，你爲什麼不願毒我的豬？老實說吧，你恨不恨我，我是恨你的。你

爲什麼不毒豬？」

我說了：

「不爲什麼。」

他聽着，沈默了一回又說了：

「那末，你恨我比恨豬還厲害？你要毒殺我麼？唔？」

他好像要笑出來了。我又說：

「那末，肯不肯以愛護的同情來對待呢？」

「這醫院，他連屠場，我也不管。」

「那末，要林出錢呀？」

「那末，那末，那末，他很快快的說，請本座的……這個例子開不得，這麼……」

「我發火打頭……」

「這我翻白，我不是問這個！我是問你，打耳光也可以，打嘴巴也可以，為什麼

單單打耳光。你當我是孩子麼？……」

「……」

「……」

「……」

「……」

「……」

「……」

「我自我不該牛，我是好人。我麼，小兄弟，我是聰明人。你呢，對不對，你識字，會講，是法國人，讀幾本什麼什麼都談得上……這是好的。我覺得很有趣，我一眼便瞧出你……記得麼？那天，你來我家，你不是說，會傷風的，要死呀……我立刻覺到，這樣的人，大有用處。這人……」

他兩短袖的衣襟，指縫，自己鈎額角，好沒一團氣。說明……

「而且，我的記憶力好得了不起……公公有幾根鬍子——連這種事都記得清清楚楚。

來比一比好不好？」

「比什麼呢？」

「你一定那麼想：『我比你聰明。』我沒受過教育，目不識丁，認得的祇有數目

字。可是我的手上有大專業，四十三個工人，三個分店，你有學問，卻給我做工。

隨便我高興，我可以一個大學生，把你趕走。隨便高興，我可以把大家趕走，把事業盤算，拿所有的錢，一籠腦兒喝個精光。對不對？」

「這種辦法，也不算聰明……」

「胡說！你以為什麼聰明呢？我不聰明，誰聰明！你以為聰明在文字上？錯

了，羅又搖晃着又辨又軟的身，低聲地，得意地笑了。醉得更厲害起來，滾着大舌子的聲音，小心地說下去：我養了四十多個！我高興，我可以養一百！這就叫聰

明！」

「你一個人也養不起？」我養了四十多個！我高興，我可以養一百！這就叫聰

明！」

「你幹麼要反對我？這都是假。誰都不應這樣做，尤其是你這樣的人，更沒好處。你使勁點讓我聽得起你。」

「你不是已經聽得起我麼？」

「聽得起，」

他想了幾秒鐘，同意地拍拍我的肩膀。我也可以不讓你升發……我祇要聽

着。我就知道。我這裏的格拉西加。他是小偷。這人是聰明，祇要不出跌，是不會進牢獄的。他可以當老闆！可以剝削別人。這裏的人，都是小偷，畜生也不如……







己。喂，曉舌家，請你常常說說他。你祇說是我託你的……」

他的鰾黑乾枯的嘴唇，病態的歪着，孩子氣的臉頰發着顫動。我拉了他的手，看他馬上會哭出來的樣子。我覺得：他要是哭出來，我就會冒火的，把路上遇到的人推翻，把窗子打破，而且大聲罵起來。

響鈴兒停了麥，喘一口氣，老人似的含蓄的說：

「你老實說，你肯不肯照我所說，叫阿哥聽你的話……」

……回到工場裏，知道又發生了一件禍事。今天早上，尼剛鐸背了麵包圈到分店裏去，路上被消防隊的馬撞倒，他也進了醫院了。

「你瞧。」夏杜諾夫眯着眼睛盯着我，很有把握的說：「還得發生一件事，福崇總是三樁一起來的，一樁從基督，一樁從尼古拉聖人，一樁從艾果里聖人，以後便由聖母娘娘出來向各方面說情，——孩子們，已經夠了，有了三件，以後人們自己會小心了……」

尼剛鐸的事被丟開了，好像他不是我們工場裏的人；大家祇是很熱鬧的講到消防隊的馬，跑得怎樣快，怎樣有勁，怎樣耐苦。

兒似的閃爍不停的眼，對着自己所害怕的人，他會謊出一頓花言巧語。據他鄭重其事對我發表，我將補尼剛鏢的缺，升做烘工的助手，薪水加到六盧布。

「高升了？」派西加高興的喊，但立刻皺了眉頭問：

「是誰的主意？」

「當然是老頭子。」

「老頭子一定又喝醉了？」

「哪裏喝醉！」格拉西加訕笑地說：「昨天他向祖先上了香，今天換了衣服，興

冲冲出去買麵粉了……」

「那末，他一定還沒忘記貓的事情。」鐵根氣生生的，慢吞吞說。

聽了他的話，大家都用憎惡，嫉妬，帶着討厭的冷笑的眼，集中在我的身上。悶重，憤慨的談話，在工場裏飄浮起來。

「強橫的人，是喜歡反抗的……」

「野鳥養在家裏，只是一隻野鳥……」

夏杜諾夫慢吞吞的說出他獨有的話：

「寧麻有寧麻的場所，罌粟有罌粟田……」

接着，唐金照例說出不高興時就說的話，話中含着特別的意思：

「老對你們說也該懂得，小鬼，叫你們把聖像拭拭乾淨！」

可是亞庭卻大聲呵叱：

「吵什麼？吵什麼？」

……烘房工作的第一夜，我把第一道粉調好，又把下一道放上酵粉，就拿起書來坐在煤油燈底下，恰巧老闆跑來了。他瞌睡似的眯着眼睛，舌頭舐着嘴唇：

「在看書麼，很好，很好。這比打瞌睡好多了，既不會睡眼過多，又不會把粉

酵壞……」

他輕聲的說着，便向伏在桌上打瞌睡的烘工，留心的投了一眼，在我身邊的粉袋上坐下，從我手裏拿去了書，把它闔攔，放在自己肥胖的膝頭上，用手掌壓住：

「是什麼書？」

「關於我國人民的。」

「不是說俄國麼？」

他向我橫了一眼，說出了：

「像我這樣的喀山人，自然跟韃靼人不同，是俄羅斯人，還有辛比爾斯克人，也是俄羅斯人，那末，這本書裏說的，是什麼一種俄羅斯人呢？」

「一切俄羅斯人都說的。」

他打開書，儘手臂的長度，遠遠的放在眼前望着，點點頭，用一隻綠眼上上下下「瞧，很有把握的說：

「你看不懂這本書。」

「爲什麼？」

「不爲什麼，但是你一定看不懂。沒有畫麼？你應該看有畫的書，有畫的看起來有味。那末，這本書說什麼呢？」

「它說俄羅斯人相信什麼，有怎樣的風俗人情，唱怎樣的歌……」

老闆把書闔攏，放在自己屁股底下，打了一頓大大的呵欠，他不向口上畫十字，

他的口大得像蛤蟆的一樣。

「這種事誰都明白，相信神道，唱的不壞有好，風俗人情是粗野的！這種事你祇消問問我就得。風俗人情等等的事，我可以比什麼書都明白的告訴你，何必從書本上去學。跑到街上去看看，跑到市場，菜館去看看，休息日跑到鄉下去看看——那纔看得見真正的風俗人情，此外，到和解法庭，到地方法院去也可以看到……」

「這本書裏說的不是這種事。」

他瞪着眼睛看我，又說：

「我是喜歡知道我剛纔說的那種事情的！大凡書本所說的，都祇是童話，寓言之類……一句話，都是假說！首先，這麼小的一本書，也決計寫不完俄國人的事情。」

「這不是單卷書！」

「就不是單卷吧！俄國人有幾萬萬，能夠一一都寫出來麼？」

他的聲音帶着不滿，臉上黃色的臉肉，因生氣而發了硬，頭毛倒豎起來。這對話在我好像一種惡夢，引起了我的悲哀。

「你是一個怪人，你的頭腦壞了！」他呼呼的喘着氣息說：「你還不明白麼，這

總是說謊，說謊！你以為書裏說什麼？是說人的事麼？可是人對自己的事，決不說真話！你肯說麼？我也是不肯說的！你把他活活剝皮，他也不肯說老實話！我就是站在上帝面前，說不定也不肯開口。如果上帝說：「喂，華西里，你老實說，你犯了什麼罪！我就回答：上帝，你不是都知道麼？我的靈魂是屬於你的，它不屬於我。」於是他把手在我的腰上一碰，微笑着，剝着眼，沈着聲說下去：

「這些話是可以明白說的：靈魂是誰的？是上帝的。上帝的東西，由上帝收回，就沒有什麼奇怪！」

他怒咪咪的哼着鼻子，兩隻手摸了一把臉，像洗臉似的。而且頑固的說下去。

「我說：上帝，你給了我靈魂麼？給了。以後你收回麼？收回！那末一筆帳就兩訖，我算付清了！」

我有点害怕起來了。煤油燈在我們身後高高掛着，兩個人影子落在腳邊的地板上，有時老闊昂起腦袋向上看，黃色的燈光照在他的臉上鼻子上，落下長長的影子，眼睛底下長着一大塊污點，一張大臉就跟魔鬼一樣。右邊牆上，跟我們頭部一樣的高度，有一扇窗子，通過塵封的玻璃，就看見一角青空，和一粒豆子大的黃色的星。烘



工打着鼾息，這是一個縮脛的笨鬼，油樟榔刷刷的爬來爬去，老鼠在嚼着什麼。

「你相信上帝麼？」我向老關問。他把死氣的獨眼向我一瞥，好久不作聲；

「你不可以問我這種話。除了你的公事，你不能問我什麼話。我什麼都可以問你，你必須什麼都回答。你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不說就不說算了。」

他不作聲，咻咻的喘着鼻息：

「這算你的回答麼？一點規矩也不懂……」

他從屁股底下拿出書本，在膝頭上敲了一下，就丟在地板上。

「你打聽我的來頭麼？我的來頭你能懂麼？可是你還沒有來頭呢……」

他忽然得意的笑出來，但這奇怪而暗啞的笑聲，是多麼的低沉而清寒……

對老關的感嘆的哀憐心。於是，他晃着碩大的軀幹，嘲笑她又像報復地說了……

「對囉，我見過這樣的寶貝。我的姘婦，在分店掌櫃的，她有一個姪子。是獸醫學校的學生。專門研究醫牛醫馬的毛病。我常常給他喝酒。他變了一個醉鬼了。他姓……」

格爾庚。現在，將不特到那這兒來，討二十哥負實酒喝，已經完全變了一個流浪人。這傢伙，也是萬事愛掏根掘底的！他說話很難懂，說真理一定在什麼地方的民衆之中。因為我的心裏，有探求這種真理的慾望，而真理總是在心外。我給他酒喝，他就高興，喝得爛醉，不要臉的東西！有時向我翻眼皮，他的眼睛溫柔和大，毫不狡猾，有點女人氣。……他有點神經質。有一次對我說：——辛西里先生，你是冰霜一樣的人，在塵世上，你是一個厲害腳色。」

我攔馬上，去燒炕裏的火了，就站起來告訴老闆。他也轉起來，抓圍褲子蓋，用手掌拍拍麵粉說：

「對對，這是時候了……」

於是他轉頭，他歪回我一眼，悠然的走出去了。

在煙桶中，他不僅做多脂肪的聲音，那聲傲慢的話，我覺得輕鬆了一下。在麵包捲工場那邊，黑暗中聽見赤足走路的声音，亞庭跑進來了。他像夢遊病似的散亂着頭髮，睜開眼的，不愉快的眼睛，說：——

「好寵愛囉！」

「你還沒睡麼？」

「迷迷糊糊的，胸口有點痛……你大受寵愛呢！」

「算了，叫人難受。」

「對啦，這種鉛塊一樣的人……這種狗東西！」

這青年把肩頭斜靠在炕牆上，裝做淡然的說：

「我那挨了揍的兄弟……情形怎樣，用自己的脚出院？還是要人打着出院？」

「你說什麼？上帝一定保佑……」

他從炕上站起身子，搖擺着身子，又向工場走去了。去的時候，他黯然的低聲說：

「上帝對我們從來沒有保佑過呢……」

跟老闆的夜談，和惡夢的連續一樣延長下去。幾乎每夜從第一次雞叫，鬼躲進地獄去的時候，他就在烘房裏出現。這時候我正弄旺了炕裏的火，手裏拿着書，坐在炕邊上。

顯着圓滾滾個森森的樣子，他從自己的房門走出，就一邊咳着一邊跑進來，像扛

進棺材一樣，扛起一對赤裸的腳放在爐口上，燻下來，短短的手伸在臉孔面前遮遮火。眯細着綠眼凝視自己的手掌，一邊看着黃皮中的殷紅的血色，整整兩個鐘頭，講些莫名其妙的話，叫人真是難受。

他的談話，總是從稱贊自己的智慧開頭，說是沒念過書的土百姓，祇消能運用腦筋，也一樣可以做事業，使那愚笨的儉兒樣的人物，經營事務。談風雖然喋喋不休，但時不時的來一個無半氣的停頓，忽然地大聲叫吼起來，再加工些感嘆。有時噉噉的計算着自己事業上的成功，使用着勁，加重語氣的講。

他的本領，真是稀罕可驚，但我喫飽運喫得疲乏了，順利地說發潮着醜氣的麵粉；把一百普特霉壞了的麵包賣給了摩特淮南人，這種買賣總帶點儉兒的口吻和露骨的無恥，寫來愈發厭惡。祇不過是暴露了人心的貪詐和愚蠢。

炕裏的柴燒得很猛，我同書閻並排坐在炕前。他的大肚子向下垂着，壓到膝頭上，寂寞的臉上閃爍着火光。灰色的土雙眼睛入癩鴉眼裏的六動不動，也像老羊似的乞丐的眼，淚汪汪的。可是綠色的一隻，卻像貓眼似的靈活，發出種種埋伏什麼東西似的特別的樣子。嗓子也怪，有時高而尖，像女人，有時暗啞而帶怒，像在叫吼，而

這嗓子，卻展開着熾熱和嗚叨的詞語。……

「你對人不能太相信，廢話說得太多！人們都是偷兒！必須沈默着來支配他們。要嚴密的看人，而且不出聲，沈默着！不要被人瞭解，要被人害怕。要使別人不知道我的目標，胡亂去猜想。……」

「我不想支配別人！」

「又是傻話！這是不可以的。」

接着就解釋，在人之中，有的必須勞動，有的配定是管理勞動的。而當政的人應該使前者馴良地服從後者。

「有多餘的人，就把他丟開，這種人，這裏，那裏，到處都沒用處的！」

「丟開，丟到哪裏去呢？」

「這個，我怎麼能知道，自有政府來設立。政府給無賴，盜賊，無用的人設立的。有手腕的人，用不到人管，他自己會管人。縣長也不管我這裏用的麵粉是不是好的。縣長祇知道，什麼人有益，什麼人有害。」

有時從他的聲氣中，似乎聽出一種心理的倦怠，這也許是他在無意識中，追求某

種東西的悲哀。這時候，我便集中注意，一心想立地去理解他，聽着他的話。等他說出什麼奇特的意見來。

炕底下發出鼠子，焦樹皮，操灰塵的氣味。污穢的牆向我們噴出暖暖的蒸氣。且光照着朽腐的地板，映出條紋的影子，照出黑漆的角落。窗玻璃上集滿了蒼蠅，蒼蠅好像罩滿在我們的頭頂。氣悶，狹窄，什麼東西都朽腐得碰也不能碰。人是可以這樣過着生活的麼？

老闆愈說聲音愈洗下去。好像瞎眼的乞丐，顫抖着手，摸索人家投給他的小錢。「學問，還是好的。……那末，可以教教我，用塵灰和泥土，造成麵粉的方法！可是算什麼呢，造了那麼大的房子，稱做大學什麼的，那種叫做學生的青年，在酒店裏喝啤酒，在街上胡調調，亂七八糟的唱華拉米聖人的歌。還要上新市場女人那裏去，這簡直是學徒和小店員一樣的生活呀……而且，後來，忽然一個個做起醫生，法官，教師，律師來！這種傢伙靠得住麼？他們說不定比我還醜呢！我是什麼人都

不相信的……」

接着，津津有味地舐着嘴唇，仔仔細細的講起大學生和女人們的醜關係來。

他老愛談到女人。不怕羞，也不興奮，而且添上一種奇怪的拘根掘柢的態度，好像說祕密話似的，低着聲。他絕對不描寫女人的面貌，他祇談胸部，臀部和足部，聽着叫人討厭。

「你總是說什麼良心啦，正直啦，可是我比你更正直得多！你的性氣太粗暴，你不能做什麼正直的行爲，你說是不是。前天你在酒館裏對新聞記者又多嘴。說我這裏木箱朽爛，麵粉漏到地板上，油蟑螂很多，工人全害梅毒，到處都不乾淨……」

「這是我對你說的話……」

「對對，這是你說的話。可是你沒說可以登在報上的話。因此一登在報上，警官，衛生局的人都跑來了。連忙化了二十五個盧布，望他們手裏一塞，嘿，嘿，」他用一手在自己頭頂向天畫了一個圓圈：「是不是！一切都照舊樣子。油蟑螂什麼的都平安無事。你看，什麼報紙，良心，學問，都是這麼一回事！在這帶管區內的警官，大半都穿我送給他們的鞋子，衙門上的人，都喫我送的東西。你管得着什麼！你去招待他們，簡直是傻子，好像油蟑螂去找狗子說話一樣！你同這種人說話，真是說得討厭起來了……。」

他真的討厭起來了，緊皺了臉，閉住眼，發出帶喉音的呵欠，張大着的紅色的嘴唇當中露出狗子樣細長的舌頭。

在認識他以前，我已見過很多心地污穢的，殘酷的，愚笨的人。也見過不羨美的，真正人性的人，也讀過二點好的書，知道從古以來，無論哪處的人，都夢想着種種不同的生活，也知道有些人們，爲了實現那種夢想，正在拚命的努力。——我的心裏，早就長出了對現實不滿的乳牙，等到我認識這位老闆，我覺得我這乳牙已經長得很堅固。

可是，覺得很難受的，終於跟着同這位老闆的談話，我漸漸感到我的思想裏幻夢是並不堅固，和沒有聯絡。老闆把我的思想和幻夢澈底搗毀，顯出其間的空隙，一種既墮不安，充滿了我的心頭。他單方面的把我從來所信仰的東西，淡然的否定了——我知道這是不對的，而且也感到。我毫不懷疑自己的正確，可是我不能從他的批評中保衛這正確的意見。就是到了現在，我也沒有去反駁他，我祇是戰戰兢兢的保守自己的內心世界。而我的內心世界，早因對老闆的冷笑，感到自己無力的意識，像毒藥一般受過了注射。



他的笨重粗暴的智慧像一把斧子，全部砍去了生活的枝條，削正了根幹，像一堆柴堆壓在我的眼前。

他又用靈魂呀，上帝呀那樣的話，把我青年懷有的純潔的心，焦燥的差不多難於忍受。我總設法使談話離開這類的問題，老闆却祇裝着不明白我的意思，滔滔不絕的禮讚了我對人生的祕密和陰謀的無知。

「處世必須冒險，生活好像情婦，你所有的東西她都要。可是你從她那裏想得到不會多，祇有一件，便是歡樂！處世也必須隨機應變。應該用軟的地方用軟，應該用硬的地方用硬。遇到應該上前的時候，就上前去一把抓住！」

如果他的話使我冒了火，我單刀直入回敬他一句，他就這樣回答：

「這跟你沒有關係。我有沒有什麼信仰——我不一定要回答你……」

可是當我說到我的愛好，他就好像要找一個好應位似的扭轉頭，側着小耳朵，很忍耐的樣子，默默地聽着我的話。而且在這種時候，他那張像中間有一個圓結子的茶壺蓋的，平板的，向天鼻子的臉上，總是顯出淡漠的神色。

一種劇烈的受辱的感覺，刺進了我的心頭——但這可不是爲了我自己，我自己的

感到受辱，早已成爲習慣，對於生活的打擊，我也早已能相當的坦然。用無聲的反抗了。——覺得難堪的受辱的，是生長在我心中的真理。

最重的恥辱和最大的痛苦，是在不能當然地保衛自己所愛和自己第二生命的時候。對於人，再沒有比心的暗啞更厲害的痛苦。……

老闆同我每夜談話，這件事在麵包工人們的眼裏看來有偉大的意思。在他們中間，有些人從此再不把我當不穩妥的危險份子；有些人，也再不把我當怪人；而大多數人，隱藏不住對我的澎湃的羨慕和嫉妬，公然說我拍上了老闆的馬屁。

庫金摸摸灰塵蓬鬆的鬍子，把充血的獨眼橫睨着，向我恭敬的說：

「老弟，你馬上會高升當掌櫃……。」

有人小聲打着邊鼓：

「咱們可祇有縮進尾巴的辦法……。」

在我的背後，動不動聽到有刺的冷話。

「古話真說得好，靠着一張嘴，跑到某輔去。目前這個世界，跑得再遠些也可以

去吶……。」

「咱們去買這種嘴來。……」

而許多人，一跟我碰面，就低聲下氣，表示可憐的尊敬。

亞庭，派西加，另外還有兩個，一聽我說話，就十分注意，在我們初生的友誼中，吹進了一陣不愉快的陰影。有一次我對鐵根發了脾氣——這樣子對我可不行，不要這樣吧。

「不，不是這麼回事！」他好像完全明白我的意思，笑嘻嘻的把偷兒似的帶青光的眼翻了一個白眼說：「老闆比咱們誰都聰明，他喜歡跟你交談，可見你的話中，一定頗有道理。……」

沈默寡言，跟人不大会往來的奧西普·夏杜諾夫，更加親密更加大膽的同我接近起來。當祇有我們兩人在一起的時候，他那對怪陰森的眼睛，和善的睜開，厚嘴唇向兩邊扯起，形成一臉笑容，高顴骨的石頭似的臉，立地換了一副模樣。

「怎樣，工作還輕快麼？」

「沒什麼輕快，祇是乾淨些。……」

「乾淨些，那就是輕快呀！」他像教訓的說着，便把目光向角落望望，突然問我：

「Buhurman Prana 是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他明明不相信我的話，匆匆的咳了一下，拖起歪斜懶意的步子，動了動身子，打算拔步，馬上又接連着問：

「那末， Savarsan Sano 是什麼意思？」

他把這類怪字搜羅得很多，當他用着低得像墳墓裏發出一般的聲音，明瞭的發出這類字音時，聽來真有點怪，好像有一種神話，古董樣的東西，含藏在裏面。

「你從哪兒找了這些怪字來？」我耐不住好奇，滿有味的問問看，他立刻用嚴重的實問來回答我：

「你問這個有什麼用？」

接着，好像準備給我難題似的，唐突的發了含意的問題：

「Harna 是什麼意思？」

有時候，傍晚完了工，因為第二天可以休息，去洗一個澡，回來的時候，鐵根和亞庭跑到我的烘房裏來。跟在他們後邊，橫着身體，半閉着眼，溜進來的，便是奧西

普。大家在一個陰暗的角落上，圍着炕口坐下。這個角落我是常常打掃的，坐起來就舒服些。角落後面的牆邊和右手，是放木箱的平臺架子。木箱中灑過醇的煉粉裝得滿滿的，那樣子，就像一個禿子躲在牆邊在偷偷的望我們。我們從一個大茶瓶裏倒了濃厚的磚茶來喝。——派西加舉起茶杯說：

「好，大家談談，讀讀詩也好！」

炕頂上我的一隻箱子裏，有些普式庚，錫且特林，史里珂夫等等從舊書店買來的破書。我就細細吟味着，慢吞吞讀起詩來：

人類呀，你的使命是多麼崇高，

你是從上帝的容顏落向地上的光！

全世界的萬物都在你的心頭，

在那裏看見萬物的共鳴和交流……

派西加曖昧的剝着眼，從旁注視我的書本，驚訝的嘟囔了：

「這是什麼話，簡直像聖經上的句子，這樣的句子，應該在教堂裏去唱，真

是……」

詩句永是特別觸激着他，引起了他的懺悔的感情，有時候，他重念觸心的句子，舉起兩手抓住頭髮，搖進嘴來：

「真話真話！」

人生給我的祇有痛苦，

希望人生祇是自誤。

「這可不是真話，見鬼！我就是那樣，老弟，什麼一來，自己的心變得非常可憐，像要融化的一樣。眼淚，苦味的眼淚在胸頭湧漲……媽的，當土匪去麼？……小石頭打不死雀子呀！——可是，你，總是說大家要好些。好些，好些便怎樣？真是了！」

亞摩聽着詩，低低的啜泣起來，好像嚥進了甜美的熱湯，用舌子滿嘴巴舐舐。他受感動的，總是在自然描寫的地方。

一 被頭綴滿了珠玉

低着頭立在池畔。

我這麼一讀。

「傳着！」他一把抓住我的肩頭。接着便滿心歡喜的，小聲的，高興的，而且驚奇的嘆息着說：

「這個，我看見過！在亞爾克斯斯附近一個園子裏，真的！」

「這物道算什麼？見過？見過有什麼稀罕啦？」派西加怒氣地問。

「那物道是這樣，史密強過的那樣，頗寫得實。……」

「不要打岔了！瘋神。」

有一次，史里珂夫一首在郊外，特機中張慶的意見。他用「波泰華山軍歌的譜

子，接連唱了三天，把本家討厭得亂罵。……」

「我這本家不知是向何處，……」

「那是我與妻親自地方！……」

「那這頂箱有什麼用呢？」

「但真和諾夫全不樣，感動，他祇是漠然的聽下來，可是對個別的字眼，却糾纏得

很，……」

「喂喂，這『屬灰鬚』是什麼東西？」

他這種怪僻的字眼考據僻，真是討厭得要命。他到底要尋求什麼，我可真莫名其妙。

有一次，奧西普在圍剿似的長時間的要求和問難之後，終於脫下了戰袍，柔和的微笑着問我：

「怎樣，頭昏了麼？」

於是，挺有意思向四邊掃了一眼，低聲的說明了：

「有一首神祕的詩，——人如懂得，就萬事亨通了。這首詩真正是幸福的鎖匙！可是目前還沒有人能全首懂得，……詩中一切字眼，分散在每個人身上，時候未到以前是散遍在天下的。所以，必須把這些字眼一個一個搜攏來，編成一首詩……。」

他把嗓子更壓低些，屈身在我耳邊：

這是一首迴文詩，可以順讀，也可以倒讀！那些字眼我已經知道一點。有一個過路客人，在醫院臨終的時候告訴我的。老弟，世界上有很多走江湖的人，是專門搜集祕密字眼的！一旦把它搜齊，就人人都懂了……。」



「爲什麼？」

他滿心狐疑的把我從頭上望到腳尖，發氣着說：

「還問爲什麼？你明明知道……。」

「真的不知道，一點也不知道！」

「好吧。」嘟囔着。他打算走開了：「不知道我再告訴你……。」

……有一天早上，亞庭跑來，又快活又興奮的，氣吁吁說：

「喂，嚙舌家，我自己也會做詩了，真的！」

「真的麼？」

「當然真的！晚上夢裏做成的。醒轉來還在腦子裏滾，像車輪一樣！好，你

聽着。」

他仰了仰身子，立刻又端正，小聲的，緩慢的念出整首詩來。

太陽到那邊去了

馬上要沈在森林裏

一個趕羊的牧人

查村子裏

「還有呢？」

他腦袋望着天花板，臉子發了白，嘴唇咬咬，眼睛雲雲，好久沒作聲，接着把肩頭一鬆，掃與揮一揮手：

「媽的，忘掉啦！要命要命！……」

他可憐的哭起來，大眼睛包滿了淚水；幼稚的臉上脹出皺紋。慌慌張張的在腦子裏搜索，抱歉的說……

「完了……倒是一首好詩……明明剛纔還記着……唉，沒有辦法……我不是說謊！」

他走到角落上，爽氣的低着腦袋，弓起了背脊，抽動着兩肩站了好一回，接着就上工場去了。這一天，他整天不高興，悶悶沈沈的。到了傍晚，拚命喝飽了酒，拔拳頭打人；大聲叫罵：

「你們把雅西加弄到哪裏去了？把我的兄弟弄到哪裏去了？你們這班傢伙祇配咒罵……」

他幾乎被人圍打。鐵棍把他拉住了，同我一道把他按倒在牀上，用繩縛住，逼他睡下。可是，夢裏做成的詩，從此終沒有再記起來……

老闆的屋子跟烘房祇隔一道紙門。有時我讀得高興，嗓子提高了。老闆就用拳頭打着紙門，聽着響聲，我們驚醒了。同事們悄悄的去睡，壁上的報紙片裏，油蠟蠅爬得刷刷的響，祇留下了我一個人。

有時候，突然會沒聲兒像一朵烏雲，老闆從門背後出現，闖進我們的淘裏，發出鋸子一樣的聲音說：

「晚上不肯睡覺，明天早上不肯起來。」

這是對派西加和別同事們說的。對我，劈頭就嘟囔起來：

「好呀，詩人，這個夜會又是你與的頭吧，都是你一個！老這麼馬馬虎虎，你的『點小聰明都會被人收光，首先你還得啣斷肋棚骨呀……』」

那些話是心平氣和說的，不是要把我們趕散，祇不過整理秩序。他在我們旁邊頓着屁股坐下，示恩的說：

「好，念下去，念下去！我也聽着，讓聰明點。」  
鐵棍便玩笑着說：

「華西里老闆，咱們請您喝茶，您得請咱們儘量。」

老闆不作聲，把肥厚的拳頭向他揚了一揚。

另外種的時候，他一邊向這邊走來，一邊發出一種特別哀憐的聲音訴苦：

「這爛的，何總是圖着……」老鼠吱苟吱苟的不知在嚙什麼，街上滿是踏雪的聲音，學生們跑來跑去，時不時能有些聲兒跑進鋪子裏來，真討厭，她們是進來取暖的。三個銅子買一條糖棒，就整半個鐘頭賴着烤火……。」

於是，着關就關掉他獨自的舊學……

「大家都是這樣的呀，誰都想佔些便宜，誰要拿到手就偷，你們當夥計的，還不是一樣，一心就想攪得愈多愈好，又不肯把手弄爛，祇想早點睡覺……」

派西加自恃是一個工頭，不怕得罪老闆，開口就頂他：

「華西里老闆，像咱們這班夥計，還不是天地良心？您再要這麼說，咱們就小兒鬧地獄，把工屠打個落花流水！大概，您自己給大家當夥計時，餓着……」

像這種猜測，是老闖最犯忌的。他抽緊了嘴唇，用一雙綠眼盯視着鐵根，先是聽着不作聲，接着把嘴張得蝦蟆大，發出細細的聲音來：

「過了的事，談他則甚，一朝天子一朝臣！現在我是這兒的老闖，我說什麼就什麼，你們祇有聽我說，這就是王法。怎麼樣？噴舌家，念點什麼聽聽吧？」

有一次，我念了「強盜兄弟」，大家聽得很受胃，連老闖也甘心的呆住點頭。

「這種事情的確有的……不會沒有，真有的。人這東西，什麼都會有的……無論什麼事！」

鐵根不高興的皺着眉頭，手指抹着煙捲，粗氣的吹着煙灰。亞杜西加臉上現着神祕的微笑，回想着剛纔念過的斷片。

咱們是兩個，兄弟和我……

咱們是孩子，不懂處世……

夏杜諾夫是另外一種樣子，他頭也不擡的盯着炕底下的空隙，作着自棄的笑聲。

「我知道一首更好的詩……」

「那就念念看。」老闖嘲笑的望着他那長臂的不均稱的身子，要他念。奧西普羞

得臉紅到頸子上，耳朵微微發抖。

「有點忘掉了。」

「沒有什麼害怕，」鐵根氣生生喊道：「人家不會拔你的舌頭的。」

亞杜西加終竟把他激起了：

「念就念吧！喂，把嘴張開來，招文袋！……」

夏杜諾夫沒有辦法，賴不了似的，向我望望，再向老闊望望，吁了一口氣。

「好，……你們聽着！」

他依然盯着炕底了的空隙，空隙裏，突出着一些破麵包箱，木柴，和掃帚的毛。像一張疲勞的嘴，黑腫腫的張開着，裏面留着一些沒嚼乾淨的食物。他盯着這一邊，發出低低的聲音來：

伏爾加河邊蒼涼裏

一個青年強盜快要死了。

兩手按住胸頭的創口

他跪在地上祈禱上帝。

上帝，請你接受吧！

我這鬼惡該死的靈魂！

我本打算成一條道僧，

不小心卻變成了惡棍！

他拖長嗓子，念着，念着，身子漸漸伸長，埋倒了臉，一隻手扳着腳指，不知爲什麼儘是拉上來，拉上來的，看去，像是在那裏作法，像是在對着血念咒文。

我生來不是爲了驕傲，是爲了英勇。

我生來是爲了修鍊靈魂。

我盡力向我的靈魂：

靈魂，你從上帝得了你什麼？

靈魂呀，靈魂們給予你：

什麼好的東西呢？

靈魂呀，還有那不潔的惡魔，

給你種植了怎樣的種子？

「本行不行，奧西普。」老闆忽然把兩隻肩頭一扛，不樂意的發出大聲：「說什麼睡話呀？你的詩一點也不像詩呢——得了吧，傻子！……」

「呃，慢來，賽門諾夫老闆。」鐵線路頭粗莽的插嘴：「讓他念完！」

但老闆還是興奮的說下去：

「都是胡說白道，沒有意思的！靈魂，靈魂，要念多少遍靈魂呢？上帝，上帝，也叫人聽得頭痛！什麼上帝不上帝？既然幹了惡事，就得受到惡報……。」

他故意——我看是故意的——打了一個呵欠，混濁着嗓音補充說：

「祇是靈魂，靈魂的，一點意思也沒有！」

雪花的毛手撫摸着窗外的玻璃，老闆皺了眉頭望了望窗子，憤然的，怕麻煩的說開去：

「依我看來，嘴裏老是靈魂靈魂的人，是最傻不過的！要幹一件事，甌不動就對不起靈魂囉，對不起良心囉……祇推着良心，推着靈魂，就把工作躲開！有的人相信什麼什麼都犯禁的，於是變成修道士。有人相信什麼事都可以幹，於是就當強盜！這兩種人絕對不同，決不能併在一起！這怎樣能混在一起。應該幹什麼，就去幹什麼，



什麼良心不良心。丟到炕底下就得，什麼靈魂不靈魂，自然不管。」

他儼然站起，不向誰個望一眼，就向自己屋子走去：

「睡覺吧……。不要胡思亂想。又是什麼靈魂不靈魂的！……聽告上帝，最簡單也沒有，要當強盜去，也不費什麼事。你們還是巴結點幹活吧！對不對！」

他走出門去，重手重腳的把門掩上，鐵根提醒夏杜諾夫說：

「好，念下去吧！」

奧西普揉揉眼睛向大家一環，低聲的說了。

「他這話都是胡說白道。」

「你說他，是指老闆麼？」

「是啦，他也有靈魂，不安得要命，我知道他！」

「這種事，咱們別去管他……你快念下去！」

奧西普瑟縮着身子，從炕子前穴口離開，大大地搖了一搖腦袋，悶沈沈的走開

去了：

「忘掉了！」

「瞎說！」

「真的，好，睡吧。」

「不行，不行，你再好好兒想一下！」

「不，我得睡了。……」

奧西普邊在黑暗中消去，邊低低的說：

「咱們的日子，也過得沒意思呀，兄弟。……」

「是麼？」亞庭喃喃着應和道：「真不曾聽見過——很有意思！」

鐵根認真的捲着煙捲，望着奧西普的後影咕嚕道：

「這小伙子的頭腦也靠不住呢。……」

二月的風雪咆哮着，呻吟着。吹打着窗子，煙囪嚶嚶的鳴叫。烘房中的暗影，受到燈光的映照，微微的動盪。寒風吹進來，緊緊的熬着兩腳。我在揉着粉。老闆坐在木箱邊的麵粉袋上，同我講話。

「你年紀還輕，趁這時候仔細想想，趁你現在還沒決定一件事業。有什麼合你脾

胃的，你能夠幹的事……好，你仔細想想吧……」

他分開兩條大腿坐着，兩手擱在膝頭上，一手拿一隻汽水瓶，一手拿一隻杯子，杯子盛着半杯紅色的飲料。身子向前略屈，凝視着跟泥地一般的黑的地板。我瞧着他這神祕的臉色，心頭滿不痛快，想道：

「你幹麼不把汽水給我渴點呢……。」

他擡起頭，聽了聽門外的風聲，沈着聲問我：

「你是孤兒麼？」

「你老是問個不休的！……」

「什麼，你這樣粗聲粗氣的？」吁了一口氣，他晃着腦袋說：「你這是什麼派頭……。」

我做好工，洗淨了手，把揉好的麵粉收拾起。他喝乾了一杯，哈着氣，又滿滿的斟了一杯給我：

「你喝。」

「謝謝。」

「叫你喝你就喝。我這個人，老弟，對於幹活的人，一看就明白。我從不虧待工人。比方派西加，他是個壞蛋，手脚不乾淨，可是我對他很好。他做事勤懇，在這個城市裏，你可找不到比他更好的麵包工人！做事勤懇的人，活着的時候必須給他便宜，死了之後必須給他尊敬。這是應盡的義務！」

我蓋上了木箱，跑去燒炕子。老闆駭了一下，站起身來，不聲不響地，像一團灰色團子似的跟着過來，又繼續着說：

「對於做大事的人，許多小地方是應該寬恕的……他的壞處會和他的身體一同消滅，但是好處卻永遠留下來……。」

他跳落炕下，在炕板上坐倒身子，把瓶放在身邊，彎着身子向炕口中張望。

「木柴好像放得不夠呢！」

「不要緊，這木頭很乾燥，有一半是白樺……。」

「呀，是麼……。」

小聲的笑了笑，他拍拍我的肩頭。

「真不錯，你什麼事都動腦筋的，這一點我很明白，十分明白！總之，萬事節省。」

是第二，不管是木柴，是麵粉……。」

「人也應該節省麼？」

「人，什麼人。喂，你得好好聽我說，我決不會教你學壞的。」

說着他摩挲肚子一樣脹胖的胸口。

「我是個最好的好人，有良心，有情義。你還是個孩子，心竅未通，從此得好好兒學習學習，人這門東西跟軍裝上的扣子是不同的，人會發出各種各樣的光色……。」

轉眼，你這麼皺眉頭！」

「您老說個不休，不是害我不能睡覺麼？您的話，總是一點趣味也……。」

「有趣味，不睡覺也不妨呀，你要是當了老闆，你就可以舒舒服服睡覺……。」

他喘了一口氣，補足自己的話：

「可是，你這副樣子不像會當老闆，你不會經營事業……。你一定是一個靠說話  
裏餵的人……。靠了一張嘴，總是靠不住的，一陣風就會吹得乾乾淨淨……對什麼人  
也沒有利益……。」

他忽然爆發着口水罵了出來。他的臉受了突然的激動，像大麥的花蕊，索索的顫

動；憤怒的熱氣流遍了全身。項頸和臉頰，完全發了老紅，眼珠奇怪的突出來。華圖里·賽門諾夫老闆，像是在模擬門外的風雪，發出低沈的奇怪的聲音。在門外，整個大地，好像在傷心的低泣。

「真倒楣，真倒楣，要是我能夠得到一些好的可靠的人手，我會做出轟動全城，轟動全部伏爾迦流域的事業來……爲什麼找不到這樣的人手？都是窮鬼，都是小心眼兒，祇會喝酒餉餉傢伙……再那些當局的，當官的……。」

他向我伸出瘦弱的雙臂，張開拳，抓握了一把空氣，好像正抓住了什麼人的頭髮，在搖着，撐着，撐着的样子。嘴裏滾着痰聲，貪心的作出可怕的吁喘，繼續着曉舌：

「一個人有什麼志向，必須從他小的時候去看，從小的時候。而且做人千萬不可大度，什麼都不在乎；這樣的人，今天做生意，明天就得叫化；今天做工人，明天就出去破柴……。學堂開了很多；不管叫貓阿狗，硬拖了進去——叫他去求學，跟剪羊毛一樣。不管誰個的頭，都用同一把翹子去翹齊……。可是做一個人，必須找到一種新的，獨自的愛好——獨自的愛好！」

他抓住我的手，拉到自己身邊，兇狠狠的發出怕聲兒說

「你有沒有想過，一切的人，不管他高不高興，都得讓他生活？不要讓他照自己的心意，要受他上面的人的支配，去生活……。支配是什麼人都會的麼？祇有做事業的人，纔能夠支配人。所以我會支配，我很懂得什麼人應該放在什麼地位！」

他離開了我，決斷的把手一揮：

「可是，那些當官的，他們能幹什麼。讓人指使，能幹出什麼事來呢？還是把一切丟了，逃進山裏去吧，山裏去吧！」

他晃着圓胖的身體，低低的拉長着嗓子說：

「沒有一個像人的人。大家都是實行家。叫他走！他就走，叫他停！他就停。簡直像新兵，像新兵一樣外裏外行。所以所有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做什麼事，都沒有用處……。假使上帝在此，聽到咱們這種笨頭笨腦的樣子，一定會這樣想：——這批木頭……不做用的傢伙……。」

「那末，你以為你自己是什麼呢？也是不做用的麼？」

他繼續晃着身體，並不馬上回答：

「我麼，我麼……我並不是每一粒火星都會燒大火，其中也有立刻熄滅的。我

麼……我這祇有四十一歲，可是我愛喝酒，不會長命。可是喝酒，是爲生活的不安，不安……算啦算啦，我是不高興把這種事放在嘴上的。我應該做萬人的大事業——我要真正做出事業來，縣長之類，會驚神目瞪口呆的！」

他傲然的張開綠色的眼，另外一隻灰色的卻悄然望着火焰。立刻，他又大大的張開雙手：

「這便是我的志願。給我五個懂事的，正直的人！不正直，祇要有聰明氣的兇兒也可以！我就做出事業給大家看！……做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讓大家嘆點驚，談大衆的福利。……」

他疲勞的滾動着身子，橫躺在醜醜的炕板上，呼呼的喘着鼻息。兩隻腳掛在炕門口，在融融的火光中映得紅晶晶的。

「講到女人也是一樣的道理。」他立刻打破了沈默。

「噫，女人？」

老關仰視了一回天花板，接着就坐起身子，傷心似的說了：

「沒有女人過不了日子，就是做事業，女人也是大大的幫手。這一點，女人自己



如果明白，那就好了，……可是沒有一個女人能明白！比方有一個男子……生活跟一雙狼一樣！好比是冬天的黑夜，滿眼是山和雪。抓了一匹把肚子喫得膨脹。可是多麼寂寞呀！孤零零的坐着直着喉嚨吠叫。……」

他抖了一抖身子，急忙向炕中望望。接着就扳起臉孔看着我，忽然又唐突的發出聲來，做出老闖的儼然的口氣說：

「別要發楞，把柴灰扒一扒，聽得出了神了。……」

他搖搖晃晃的從炕口離開，一手搔着腰膀，站起身子，很久很久望着窗外。白的雪花在玻璃外面呼嘯着，閃動着。煤油燈的黃色的火頭，在牆上發出低低的聲響。燈罩子薰滿了煙煤，遮住了光。

「啊啊！」的叫了一聲，他就累贅的拖起了一雙破拖鞋，向麵包工場那邊走去，在一扇弧形的暗爐的門口消逝了。我送走了他，開始把麵包放進烘爐裏。等所有的都放好了，就打起瞌睡來。

「霍，不要睡過了頭呀。」腦頂上響出聽慣的聲音。

老闆背着手站着。臉孔和衣服都有點溼了。

「雪積起來啦，山哪，嗚呀，嗚呀，都蓋滿了……。」

他拉開了嘴，皺着眉頭向我盯了幾秒鐘，又慢慢的開口說：

「這樣的夫雪，最好下它一禮拜，一個月，一個冬天，不，說不定也許下到夏天為止。那時地上的人都會死光……那就不必再拿出什麼鋤頭去埋葬……真的，真痛快，把一切傻子們都一下子了結掉……。」

他好像一個兩普特重的秤錘子，拋在地上滾滾的轉着，走到牆邊，就失去了他那灰色的身影……

每天朝晨東方透白的時候，我就得用籠子裝着新做好的白麵包，送到老闊的分店去。因此我跟着老闊的三位親太太，都成了相識。

一個是青年的女裁縫，彎曲的頭髮，長得很小壞，一件樸素的灰色的衣服，穿得挺整潔。她那碧藍的水汪汪的眼睛，看起來西來帶一種慵倦的樣子。白寥寥的臉上，有一種哀怨的寡婦氣。就使在背後，一提到老闊的名字也怯生生的低着嗓子，很尊敬的在名字底下帶着父稱。可是接到送去的貨，就高興得可笑，好像偷到了什麼似的。

「啊呀，白麵包，糖麵包，好喫得來。」發出嬌滴滴的聲音。

另外一個是高個兒的呆板板的女子，年紀約摸三十上下。臉兒豐滿而靜寂，溫和的低着光亮的眼簾，發出聲來也溫和而穩重。她每次收貨的時候，總想故意賴一些個數。因此，我認定這女人，那高個兒的，冷冰冰的身子上，遲早會穿上女犯人的灰色條子花的囚衣，頭上包一塊白布的。

我總不喜歡這兩個女人，所以我的貨總希望送到第三個女子的地方。她的店比她們二個遠一點，因此那個送貨的，很高興讓我去享受見這個怪女人的樂趣。

她叫沙菲·勃拉娜，胖胖的，紅臉的女人。她那樣子，好像用積木把互不相似的種種部分，很快很牢固的堆成的一樣。

她頭上滿滿的一頭黑得發綠的波形的頭髮，像歐萊地方的女人。無論什麼時候，看去好像都不會梳理過。在兩塊胖胖的紅額中間，聳起一個鑲上去一般的半高的鼻子。眼睛又特別的奇妙。在大的，冰晶一般透明的眼白中，很妙的游泳着黑褐色的眼珠子，像孩子一樣放出快樂的神情。嘴也有孩子氣，小而鼓起，又胖又軟；肥碩的下頰，胖得顫顫動，碰到畸形發達的胸脯上。很懶，頭髮永遠蓬着，面上撲些粉，穿一

像袖扣子的上衣，赤腳拖一雙拖鞋，看來差不多有三十光景，其實還祇有「日（十）八歲」——她带着不正確的口音自己說。是一個德巴請毒克被本帶來的孤女。原來者是在那那地方的妓院裏把她找來的。關於她落進妓院的經過，她自己說：

「我的生母死了，父親討了一個德國女子做後妻，後來父親也死了。那個德國女人又耕了一個德國人，我就有了後母，又加了兩個後父，都醜態的。兩個入喝酒都喝得厲害，我那時已經十三歲了，那個德國人就揀撥我，我沒有辦法祇好依他。因為那時候我已經長得很大。我常常被他們兩個毆打。後來我跟德國人一起，肚子裏有了孩子。大家心裏害怕，就逃出了家。走到外邊，沒有辦法了，房子因為欠錢被人逐出了，有一個女人帶了我，坐輪船到那個地方去打胎，把身子恢復了，就被人賣到那種地方。前前後後的事，一想起來都是氣悶的。……祇有一件事想起來很有趣，便是坐了輪船這一回事。……」

自從聽了她的故事，我們就親近起來，這親近的開頭，也是很別緻的。

首先我很討厭她那個傻頭傻腦的樣子，不正確的語音，懶森森的動作，和嘈雜的，滔滔不絕的嘴。第二次我去送貨的時候，她就邊笑着，邊告訴我她的私事。

「昨天我把老闆趕走了，把他的臉皮搔破了——你瞧見沒有？」  
我是瞧見了的。一邊的臉上三條，另一邊的臉上兩條，都是手搔痕，但我不高興同她搭口，我不作聲。

「你是雙子？」她問：「還是啞子？」

我依然不回答。她就對着我的臉呸了一口說：

「傻子！」

這一次就這樣完結了。可是第二天，我正蹲下身子，把費股下來的發了霉的硬龜龜裝進籃子裏，她卻撲到我的背上來，把兩隻短短的肥軟的手臂，攀住我的項頸說：

「把我背起來！」

我發了火說，別胡鬧。她卻壓在我背上不肯放，壓得更加重了，催促着說：

「快，背着我走呀……。」

「快放手，再不放我把你摔在地上呢……。」

「不，不。」她不在乎地說：「你不能夠。我是女子，男子應該聽女子的話——

快呀！」

從她那丰潤的頭髮，放出燻鼻的香油氣息。全身也好像瀰滿着一種膩味的油氣，像一架舊的印刷機器。

我出其不意把背脊一掙，將她摔在地上。她仰天躺著，兩隻腳跟播鼓似的打着板壁，像小孩子一樣哭起來，吼吼的喘着。

我可憐起她來，心裏覺得抱歉。她背着我坐在地板上，顫起的袴管裏，露出白的，光滑得像磨過一樣的小腿，抽搐着兩肩。瞧着她的肌膚，感覺一種可驚的寂寞。特別對那脫下了拖鞋的一隻小伶伶的赤裸的腳，腳指頭一動一動的樣子，更有深深的感動。

「我不是預先對你說了的麼？」我嗚嗚着說。就去扶她起來。她皺了眉頭，吁了一口大氣：

「這麼很，這麼很……輕輕的年紀……。」

剛說着，忽然舞蹈着兩腳，格格的天真的笑了起來。又大聲的說：

「滾出去，滾出去，讓野牛跟豺狼把你喫掉！」

我害怕得不放出聲，怨着自己，狠狠的走出到街上。到處的屋頂上，多夜的殘雲

在融化得淡薄了起來。一種朦朧的朝霧，罩上了這僻街市。但是街燈的黃色的光，映照着深深的寂靜，還是沒有消去。

「喂，喂。」她打開了店門，在我後面叫喚：「你甯擔心，我不會告訴老關的……。」

兩天以後。我又送貨到她那裏去，她很高興的，笑嘻嘻的迎接我。忽然想起了什麼，便問我：

「你識字麼！」

她從帳檯抽屜裏拿出一隻漂亮的文件夾，遞一張紙條給我：

「你念念看！」

是一首詩，用很整潔的字體書寫的，我念出了開頭的兩行：

咱們老子是個有名的官強盜，

五萬個盧布裝滿了腰包。

「啊哈，討厭來！」她從我手裏奪去紙條，這樣的說了一句。立刻想了一想說：

「這是一個討厭東西寫了給我的，也是一個孩子。還是大學生哩，我真喜歡大

學生，挺神氣的，像陸軍軍官。那個大學生想弔我的膀子。他這是說他的老子！他老子是一個挺神氣的白鬍鬚老頭子，胸頭掛一個十字架，常常帶一條狗散步。老頭子帶狗散步，我瞧了最討厭——別的東西又不是不能作伴。可是他的兒子卻叫他強盜，寫得這麼不堪！」

「這種人理他做什麼？」

「啊啲！」說着，她睜圓了眼睛：「老子也可以罵的麼？可是他自己呢，卻上妓女那裏喝茶……。」

「妓女？」

「妓女就是說我呀！」她出奇的，含恨的重聲說。

「真是下流胚子！」

我和她之間，終於成立了一種特別的，談友的奇妙關係。兩個人什麼話都談，但是對於對方的本身，卻都一點也不明白。有時她對我很委細的談些女人的事，自己的事，弄得我低倒頭擡不起來。

「什麼，她當我也是女人麼？」



事實卻不這樣，自從我們成了朋友，她再不對我做出輕浮的模樣。上衣的鈕子也扣起來了，脅下的破綻也補好了，腳上甚至於穿起鞋子來，而且客氣的笑著說：

「茶炊正燒好呢！」

走到店堂後面，兩個人就喝茶。這裏放着她的小小的牀，兩把椅子，和一口古舊的胖得滑稽的箱櫃。櫃子最下面的一隻抽屜，老是半開着不動，沙菲把右腳或是左腳，在抽屜角上一碰，就皺一下眉頭把腳縮起，打着櫃子蓋罵：

「啊喲喲，大塊頭！跟賽門諾夫一樣，又胖，又壞。真是傻瓜！！」

「老闆是傻瓜麼？」

她出奇的聳一聳肩膀，豎起了兩隻耳朵，一動一動的說：

「這個，還用說！」

「什麼地方傻呢？」

「什麼地方都傻呀！」

「可是，你得說出這樣的地方。」

她回答不出，發怒了：

「可是，可是！……可是魔鬼……一句話就是魔鬼！」

不料有一天她用很莊重的態度向我公開：

「你常我跟他一起睡覺麼？其實前前後後祇有兩次。還是在那邊的時候，自從到了這裏一次也不曾睡過呢。以前有一次，我坐到他膝頭上，他立刻撐着我說，走開，走開。他同另外兩個女人一起，他不知道把我怎樣辦。這樣鋪子不能掙錢，做買賣就是外行，他最討厭，我不知道他爲什麼不開這樣鋪子。有時我問他，他就說你知道什麼。世界上真有許多傻裏傻氣的事情，真是……。」

他搖搖頭閉上眼睛，臉上像死人一樣呆板。

「你見過那兩個女人麼？」

「我見過，他喝醉了酒，便帶了其中的任一個到這兒來。他跟瘋子一樣地罵她，叫我打她的臉。對於青年姑娘，我是不動手的，那女子很可憐，索索的發抖。可是那個太太氣的，我打過一次，她也喝醉了酒來的，因此我打了她，這個女人最討厭。可是後來，我心裏恨不過，我就搔破了老闆的臉……。」

她沈默了一回，接着又好像想起了什麼，低低的談起來：

「他一點也不可憐，他是一隻豬。可是……他有錢……但願他害病，變叫化子。我老是對他說：幹麼這樣想不開，應該過得舒服點呀……。第一件，就討一個漂亮點

的太太，養一個孩子……。」

「他不是已經有太太麼？」

沙菲把肩膀一扭，斷然的說：「他謀殺過人……也可以把太太謀殺的呀……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簡直是瘋

子……他……總之……。」

我對她解釋，人是不可以謀殺的，她卻坦然的說：

「世界上還不是很流行……。」

她的窗檯上放着盛開的鳳仙花，有一天她很自傲的說：

「好不好，這鮮豔的花？」

「好呀，但這不是鮮豔的花，這是紅的花。」

她把頭一搖：

「不，不，不能這樣叫。紅的什麼的，是說花布之類的。鮮豔，是從上帝和太陽

菩薩坐出來的。紅歸紅，鮮豔歸鮮豔……完全不是一回事……」

……對於這種初看非常單純而其實是那麼頑固的人，跟她做朋友，愈聚愈不痛快了。另一方面，現實是漸漸化成苦的夢幻。另一方面，書上的話，愈加顯得光輝而美麗了。於是——一切的事物都像夢夜的海星，遠遠的離開去了。

……

……有一天，卷蘭凝注着那隻祇有那時候纔這樣的發出銅綠顏色的綠眼，對準了雲裏鼓鼓的問……

「喂，你到那個罇子喝了茶來鈞吧？」

「唔，喝了的。」

「喝喝茶沒有關係，你當心點！……」

他攬了我一下，在我身邊坐下。癩兒似的眯細着眼，打着舌板，咬着嘴唇，含着一着狂樂的感情說：

……「……怎麼麼樣，這娘兒不錯吧？我祇當着你說……天下真找不出這樣的寶貨！她那些對我說的話……就是任何什麼傳教師，也不能說得那麼妙！真的！我試着嚇唬她，……」

喂，傻姑娘，我要揍你，揍得你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再把你趕出去！可是她一點也不害怕……說真話，我真羨慕，這鬼騙子，她愛說真話……」

「聽了真話便怎樣？」

「沒有真話就無聊呀。」他爽脆的說，他拒絕答覆，他拒絕，他拒絕……

「接着他嘆了一口氣，向雲逢着白眼，好似喫了我什麼虧了，噁咕着說下去：

「你當做人很有趣吧！……」

「誰說有趣？何況跟您在一起……」

「跟您在一起！」他學了一句，好久扳着鬼臉不則聲。他的臉像夏天的老狗，低下掛着，耳朵也低下掛着，下脣像一塊破布掛在下頰上。爐火映着他的牙齒，牙齒發着淡紅。

「傻的人做人很有趣，可是聰明人，雖然有時也喝醉了酒發瘋，……但聰明人是和整個生活打仗的……無論什麼時候，我一輪到林裏心裏總有點懶惰。讓蟲子來咬我吧！當然，我給別人當解計的時候，蟲子也一樣咬過我的……對於金錢，也是一樣的道理！生活一過得好，它就走掉……一切東西，都走得沒影沒蹤。留下來的，

祇有頂頂不值錢的東西。頂頂不值錢東西，就是女人……。女人雖然頂不值錢，她可是頂頑固，頂不好對付……。」

「那麼，您在她身上，正在找真話吧？」

他氣咻咻的大聲說：

「什麼你？你當女人跟你一樣不懂麼？她們絕對，絕對不是這一套。庫金固然害怕上帝，把真話告訴我……。他當我會化了錢買他的真話呢。可是我自己卻是這樣的人，我把臭爛的貨色賣好價錢！」

老闆用食指指了指指爐火。

「愛果爾是一把斧子，他跟秤砣一樣笨；你呢，也跟他一樣，你雖然會跟鳥兒一樣的吱吱的叫，其實，不過等人家把他捕去。在你，以為大家聽你指揮，你說滿足，但我可不然，我原來連上帝也不管我的。上帝對我說：喂，乖孩子，任你自己高興，你去過活吧，我決不管你，你要上哪兒就上哪兒！」

他的黃臉受着火光的反映，汗涔涔的顯出淡紅的光澤。眼睛跳死一樣，呆呆的坐着，很困難的搬動着舌子：

「可是那隻貓頭鳥，沙菲呢？她肆無忌憚的對我說：您這樣做人是不對的。說不對呢，也真不對。既不像狼，又不像豬……。那麼，我就問她：怎樣做纔對呢？您這道？她就說：我不知道，您自己知道的呀！您是聰明人，人家告訴您也沒用，您自己知道的……。您瞧，這就是真話，這不叫真話？還有什麼是真話呢？……這麼一扯，你們就……」

「她胡說白道的，越說越起勁了！」

「我叫她貓頭鳥。白天簡直是一個瞎眼的傻娘兒……。一到夜裏，便雖然健……」

總之，祇有夜裏……她有精神……。」

他低低的笑了。在這笑聲中，帶着過去他對豬兒說……

「野蠻的傢伙，壞蛋……。」

時候那種和善氣。

「我娶了三個女人。」他繼續說：「一個專門為肉體滿足，那是髮髮的娜蒂加。

她最淫蕩！見了什麼都害怕，其實是什麼都不怕。她是沒有恐怖，也沒有靈魂的，有的祇是淫慾，就是神仙也會被她迷倒，簡直像一隻吸血蟲。其次是一匹老野雞，我有

了她可以增長智慧。她本名是格拉麥拉，平常叫她格拉西加，她不像她的名字！一隻老母雞，最合適也沒有！我最愛作弄她，我說你儘管去禱告，儘管去上燈，你終究要落地獄的。她怕鬼，又怕死，可是她還是偷偷用假錢。最近她付我三個假銅子，以前也付過我五個，我問她哪裏來的？說是買主地方什麼時候錯進來的。這是說謊……他一定是一黨，專門打了折扣兌進來，擔任使用的。她是一個聰明的，黠皮的女人。同她在一起，氣悶得很。總叫人要發火……。可是對她發火，連我也有點寒心……。她會謀殺人的，用枕頭，我保得定用枕頭！可是她殺了人，她馬上會向上帝禱告，上帝呀，恕我吧！這是一定的！」

一種銳利的刺激，從他醜陋的身上發散出來。爐炕的火耀得更猛烈更灼熱了，無情的照着他的身子。他熱得要命，流出了油汗，發出一種油膩的酸蒸氣，像夏天的污水池發出來的一般。我想罵他，打他，引怒他，使他掉轉話題，但這時候他卻發出苦澀而有濃烈氣味的話，迫我去傾聽它。——這些話粗暴得很，而其中卻有哀愁的節奏。

「人人都說謊，呆子是因爲無知無識，聰明人是因爲狡猾。可是那隻貓頭鳥，她說的卻句句都是實話……她說實話……不爲自己好處……也不是因爲靈魂……靈魂這



東西，最討厭也沒有！她祇是心裏有話，嘴裏就說。聽說大學生是喜歡真理的……我就到他們喝酒的館子去過……完全不行，他們光吹牛皮……，光是喝酒罷了……。」

他喃喃着，再不注意到我了，好像忘記我正坐在他身邊。

「對於有一種人，愛真理……就好像愛一位高貴的太太……一撞腦兒祇見過一遭……：一生一世就等相思……終究還是想不到手……簡直像夢裏見到的一樣……。」

他是喝醉了，清醒着，還是病着，叫人再摸不透。他遲鈍地搬弄着舌頭和嘴唇，彷彿頭腦裏想到尖刻的話，嘴裏卻說不上來。這一次，他好像特別不愉快，而我呢，迷迷糊糊望着炕裏的火，不去聽他的囁咕了。

潮溼的柴，吱吱的響着，吹着白沫，冒出濛濛的青煙來，燒得很起勁。紅中帶黃的火，抖動着吞捲了大塊的木柴。猛烈的火焰，像蛇舌一樣，舐着炕磚，舌尖正彎着勢頭要竄出炕口，一陣青煙——一陣濃密的沈悶的煙，把它熄滅了。

「喫舌家！」

「什麼？」

「你知道你的什麼地方使我注目？」

「你說過了。」

「是麼……。」

他沈默了一回，接着又像叫化似的拉長嗓子說：

「你幹麼說，我要傷風送命的！……這大概你沒有想一想，隨口亂說的吧！」

「你該去睡覺了……。」

他搖搖頭，呷呷的笑，又用同樣調子的哭聲說：

「人家對你好意，你倒要下逐客令……。」

我第一次從他嘔裏聽到一聲好意，我試試他是不是真意，於是接着說：

「你有好意，你就給些雅西加吧。」

老關沈重的聳一聳肩，沒有作聲。

在這次談話的兩天前，這響鈴兒回到麵包工場來了，頭髮翦得光光的，在醫院裏過了這麼些天，眼睛顯得清秀，同樣的整個身子也清秀了些。雀斑臉瘦了一點，鼻子顯得愈加高了。這孩子喜歡跟我做夢一樣，帶跳帶蹦在工場裏跑來跑去。他害怕把新掛子弄髒。而且像儼乎其然的把一雙乾淨的手插在土布袴袋裏，這袴子也是新的。

「誰把你打扮得這麼漂亮，像新郎似的。」工場裏的人問他。

「尤麗亞。」他站在問他的人面前，用微弱可愛的聲音回答。以後，把左手從袴袋裏拔出來，裝着手勢講：

「她是醫生的太太，一位上校的女兒。那位上校給土耳其人砍掉了一條腿，直到膝頭為止。那個人我也見過，光頭皮，見了什麼，總是說胡鬧胡鬧……。」

以後，誠實的說：

「醫院裏真好，真好！乾淨得很！」

「你那隻右手裏擊的什麼？」

「沒什麼！」回答着，驚慌的睜圓了眼睛。

「你說謊！拿出來！」

他害羞，扭扭着臉，那隻手向袴袋裏伸得更深，肩胛也掛下了。這可引起了大家的興味。便決定抄他的身子，把他捉住，按倒，從袴袋裏抄出東西來，一看是一個新的二十戈只的銀角，和一個松香做的小小的聖像。聖像是手抱嬰兒的聖母像。人家馬上把銀角還了他，聖像卻拿來大家傳觀。起初這孩子還硬裝着笑臉，把小手伸向拿聖



着，就燒化了！」

他立刻嗚咽起來。把臉兒挨在我的腰裏，哭泣着說：

「大家……把它弄壞了，……那個大兵用指頭戳穿，在腰邊挖掉了一點，……這惡魔，尤麗亞給我的時候，捧着聖像接了吻，又吻了吻我說：送給你……這對於你很好處……」

他哭得很傷心，使我無法勸慰，可是我也不想讓麵包工場裏的工人看見，叫他們自己感到慚愧……。

「你幹麼呀，雅西加！」出乎意外地，老闆問了。

「他身體不太好，在工場做太辛苦，可不可以調他到鋪子裏做？」

老闆想着，咬咬嘴唇，冷冷的說：

「身體不好，鋪子裏也幹不來。鋪子裏冷，要着涼的……。格拉西加又要打。到櫃頭鳥的鋪子裏去吧。……她太懶，地方弄得很髒，好到她那裏去幫幫忙……那邊很輕快……」

他取了碗炕子裏金色的炭火，悄悄從炕口出來。

「把菸扒一扒吧！」

我把長火鉤子通進菸子裏。討厭而無聊的老闆的話，就在我的頭頂落下來：

「你也是一個傻子！幸運繞在你的身邊，可是你……什麼，什麼……這可什麼行？」

一條骯髒的街道，被許多古老斑剝的房子的濃影包圍着，三月的太陽偷偷地窺進來，彷彿害怕弄騰了自己似的。我們一天到晚關閉在市中心陰暗的地下室裏，從潮溼灰濛濛的牆增加知道春天的近來。

下半年約有二十分鐘的光景，工場裏最靠外首的一張窗子上，曬着一點兒陽光。古老曇花的玻璃，就現出明明的紅色。從打開的氣窗裏，聽見雪橇滑板上白歲皮擦在街石上的吱吱的聲音，而且街上種種的聲音，也更直接，更響亮的聽到。

麵包工場裏不斷的唱着各色各樣的歌，但歌聲中沒有冬天那樣的和合一致，合唱的歌是不相宜了。會唱歌的人祇顧自個兒唱，常常變換歌調，彷彿找不到合乎這春天情調的歌。

你呀！對我變了心

鐵棍在爐子邊向頭唱，華諾克用勁的儘邊接上來：

我的終身就神靈……

於其歌聲突然打斷，用唱歌一樣的高聲講起話來，

「再過這麼十天，鄉中就要下種啦。」

夏杜諾夫正捏好一團麵粉。他沒有穿褂子，脖子上露着油汗，用一條香提楊皮線  
看亂髮，邊轉邊用眼望着窗子外。

他的臉氣的臊子，低低的哼着：

「這批種人在裡上走過，

也不出聲也不向這邊望。

亞杜西加在屋子角裏補破袋，不時的咳嗽着，用女孩子似的嗓子，吟着吟熟了  
史里可夫的詩：

我親愛的友人呀……

……

「瘦弱而蒼白……」

「蘇昆賢……這蓋到臉子……」

「吓！」庫金向他睡了一口：「儂子，你唱什麼屁歌……。小鬼，我給你們說過

「百遍啦……」

「喔，錫錫！」鐵根打斷了歌聲，興奮的喊：「再過些時候世界就要熱鬧起來啦！」  
於是用腳打着熟巧的板眼叫喊：

一個喝醉的女子走過來了，

遠遠地她在那兒微笑，——

真開心，那樣的娘兒，

叫人一見心頭跳……

烏拉諾夫馬上接上來：

華西里家的瑪麗亞，

年青的伙子她都要。

就在春天的四月裏，



甲：頸子也不在乎。

在南腔北調的歌聲裏，在斷片的談話裏，也使人感到強烈的春天的氣息，感到常常引起新生之望的春天的想念。吱吱苟苟的樂聲，彷彿這班人正在練習新的合唱。當這些聲音湧流到我們烘房的時候，各種龐雜的聲音，和斷斷續續的一聲二聲，都帶有一種融融的美感，誘動着人們的心。

於是我也想起了春天，她像一個熱愛萬物的女神，映利在我的眼前，我向派衛爾喊叫了：

華西里家的瑪麗亞，

翠青的伙子她都要，

夏杜諾夫夫從曇花的窗子離開了臉，攔住了鐵棍的回答，悶聲的唱：

一條崎嶇的小小的路呀，

給無罪的人們行走。

從老闆的屋子裏，透過板縫，傳過來老闆娘的叫化樣的傷心的叫聲：

「喂，華西里……」

老闆喝醉了酒，已經第二個禮拜了。醉意已經漸漸充足，很快地把他弄得非常憔悴，他已經不會說話，眼睛也不瞧見了。他祇會吼叫，瞎子樣的摸着路直闖。眼球凸出，毫無光澤，周身青腫像個水裏的浮屍。耳朵豎得很高，嘴唇望下直掛。露了的牙齒，好像在他怕人的臉上，即使沒有也沒有關係的樣子。有時他慢慢地移動着兩條短腿，在地板上跌跌踉踉的，從屋子裏走出來。出來就走到有人的地方，用着果鈍失光的眼球，把人們趕出兩旁。在他後邊，兩隻大手拿着瓶和杯子，跟着上來的，是一樣泥醉了的愛果爾。他那張麻臉，全是紅黃的點子，呆鈍的眼半開半閉的，嘴直張着，好像受了火傷不能呼吸的人一樣。

他嘴唇不動地含混着說：

「讓開……老闆來啦……。」

老闆娘也跟着他們，低着腦袋，眼裏吊着淚水，淚水快會落到她捧着的盤子裏，把青盤裏的鹹魚，香蕈等等弄溼。

工場變得像地窖子，肅然無聲。充滿了窒息的陰鬱。在這三個發了狂一樣的人走到的地方，發出一種猛烈的刺人的氣味。他們引起了恐怖和嫉妬，等到他們的影子，

在走向廊下去的門邊消失。工場裏的人，有幾分鐘像打傷了一樣，沈悶了。

但其中，開始有斷斷續續的小聲的談話：

「他要醉死啦……。」

「老闆麼？他不會死！」

「你瞧，那些捧着的下酒菜！」

「氣味很不壞……。」

「華西里老闆，也化費得厲害……。」

「得化多少錢呀！」

「叫你掙一個月，還不夠呀。」

「你怎麼知道？」大兵的米羅夫，帶着不失自信的謙遜說：「你倒試試看，喝我

的一個月工錢！」

「一定醉壞呢……。」

「可是總是樂的……。」

我好幾次走到廊下去看老闆，在院子裏照着溶溶的陽光的地方，愛果爾把一口爛

木箱放得像棺材一樣。老闆不戴帽子坐在上面。右手邊放着下酒菜的盤子，左手邊放着瓶。老闆娘小心翼翼地坐在箱子的一端，愛果爾站在老闆背後，扶住了他的兩腋，膝頭靠住他的腰邊。老闆就把全身向後靠住，仰望蒼冷的天空。

「愛果爾……我鼻子管通不通？」

「通的通的……」

「每呼一口氣，要讚揚上帝麼，每呼一口氣？」

「呼一口氣就得讚揚一次呀……」

「斟酒呀……」

老闆娘像受驚的老母雞。慌忙把酒杯子放在丈夫手裏。老闆把杯子舉到口邊徐徐的喝。老闆娘在旁邊一個一個的劃着小小的十字，嘴唇像跟人接吻似的凸起着——這是又可憐又可笑的場面。

接着她低聲說：

「愛果爾，他就這樣醉死麼……」

「不用擔心，……老闆娘……沒有上帝的意旨……什麼事都不會有的。」愛果爾

像說夢話似的說：

庭前石頭縫中的水潭子裏，春天的陽光映出了影子，愉快的映照着。

忽然，老闆彷彿想望一望水潭裏的天空和屋頂的影子，把身子向前撲倒，臉子幾乎撞在石頭上。於是，他問：

「這個太陽是誰的？」

「是上帝的。」愛果爾好容易把他拉住了，用勁的說。老闆賽門諾夫再把自己的腿向前一伸，又問：

「這條腿是誰的？」

「是您的呀。」

「你胡說！那末我是誰的呢？」

「您是您爸爸的，賽門的……。」

「你胡說！」

「是上帝的。」

「對，對，這纔不錯！」

老闆舉起腳踏在水潭裏，污水濺到胸口和臉子上。

「愛果爾，」老婆子又啞了。愛果爾把食指向她禁壓着說：

「老闆娘，我不能跟老闆鬥氣的……」

老闆把眼白翻了一翻，並不去揩拭臉上的污水，接着問了：

「愛果爾，頭毛沒掉落麼？」

「不會掉落的……沒有上帝的意旨……」

「喂，把腦袋伸出來讓我瞧……」

愛果爾把自己亂髮蓬鬆的大腦袋側到他的手邊，老闆把手指突進哥薩克的髮堆中，拔了幾根，向光照了一照，還給愛果爾：

「藏起來……別掉啦……」

愛果爾從老闆肥胖的手指裏，仔細的撮下了髮毛，在掌心裏搓成一個團，藏在自己花背心的袋子裏。他的臉照例沒有表情，眼裏也沒有……一點活氣。祇是一心一意的，不，無意識的動作着，可見他也已醉得相當厲害。

「你當心點，」老闆揮着一隻手含混的說：「什麼東西都要抓住……一根毛也要

抓住……。」

像這樣的行動，他們無疑已演過好多次了，在他們的動作中已帶了熟練的姿勢。老闆娘冷靜的望着，祇有枯黑的嘴唇發着顫動。

「唱吧！」老闆忽然小聲的說。

愛果爾把帽子向腦後一推，做了個怕人的臉色，同老闆坐在一排，發出倒嗓的低聲的聲音：

他是頓河的哥薩克，

老闆像要飯的叫化，伸出一隻手，握緊了手指：

不，他還是葛列賓的小伙子……

老闆昂起頭來喊叫，他那盲目的粗野的臉，簡直像化水似的，哭得滿是眼淚。

當這個合奏進行的時候，和我並排站在廊下的奧西普，悄悄兒問：

「聽見沒有？」

「呃！」

他望着我，曖昧的抖顫的微笑了——這回兒他瘦得厲害，那蒙古人似的眼睛，顯

得大了幾分：

「什麼？」

奧西普躬着腰伏在我耳邊低低的說：

「什麼叫有錢，什麼叫享福？享福就是這樣的麼？你瞧瞧……」

當者鬧喝醉的這幾天，沙西加在工場裏跑來跑去，也跟喝醉的一樣，眼睛不安的發着光，兩手跟受傷一樣掛着。汗光光的額上顫動着褐色的鬚髮。工場裏每個人都公然談着沙西加的偷盜，他一來，用稱讚的笑臉迎接他。

庫金像作客似的，用許多好聽的話稱讚工頭。

「是囉，亞歷克山大在我們當中是一隻鷹，一定會高飛的……」

誰更有機會，誰都偷盜。當做玩耍什麼的。偷來的東西，馬上化錢喝酒。三個工場的人，都因喝酒而顯出生氣。學徒上酒店去買酒，滿衣袋的裝了麵包捲去，在嘴裏換法幣果喫。

「老兄，麼麼，寒門諾夫馬上得破產。」我對鐵根說。他很好看的搖搖頭不定。



「那裏，老弟，老陶一個盧布有三十六個戈貝好掙呢……。」  
他好像很明白老闆買賣的利益地說。

我笑笑，派西加不服氣的皺皺面孔。

「你對什麼都發善心……你幹麼老是這樣子？」

「並不是發善心，我不懂爲什麼要這樣胡鬧，可真不行……。」

「胡鬧的事，總是難懂的。」夏杜諾夫插進嘴來，工場裏的人都集中注意來聽我  
們的談話。

「大家都說老闆很精明，開工場，開鋪子，稱讚他有本領……一方面卻拚命糟場  
工作……。」

幾個人的聲音同聲回答：

「那當然，要糟場！」

「有喫的，別發楞，喫吧！」

「祇有老頭子喝醉酒，咱們纔得透口氣……。」

我的話馬上被沙西加知道，他像鳥一樣衝到烘房裏來，他總是那末漂亮的小白

臉，穿着灰色的洋服。一跑來，露着牙齒呼喝：

「你想謀我的位置？得啦吧，儘你多刁，還總是一個小孩子……」

大家熱心的望着我們，巴望我們快點吵起來。可是沙西加並沒喝醉，他很小心，而且咱們兩個有一次是曾經「動過武」的。他小言小語，像蚊子刺人似的諷刺我，有一天我對他說，你再這麼固執，我就揍你。那是一個節日的近旁，矧子裏的同事，都走開了。家裏祇贖我們兩個。

「好，來吧。」他把上衣脫下望雪地上丟去，捲起襯衫的袖子。「可是祇準打身體，不作興打臉！臉子是一個鋪子的招牌，你也明白……。」

沙西加打敗了，他求懇我：

「你很懂事，你不要對誰說我打敗了，我特別請求你，你在這裏不遠打打短，就要走的，可是我卻得同他們一道耽下去的！你明白吧？好，我請你客，到那裏喝茶去……。」

在自己的小屋子裏喝茶的時候，他很小心的揀着字眼對我用勁的說：

「我說過你是很懂事的，有人說我手脚不乾淨吧？粗粗看來，這是不錯的。但一

切事要進一步看……」於是，越過桌子把身子伸到我這邊來，受了委曲似的眼睛發着光，像唱歌似的說明：

「我比賽門諾夫更壞麼？我比他笨麼？我比他年青，漂亮，聰明……。叫我幹幹事業看，就是一件小小的事業，交給我幹幹看，我立地會向上，敵開翼膀，那時誰個都得大喫一驚，看得眼羨起來的！我有這麼漂亮的臉子和身體，我難道不能跟有錢的寡婦結婚？不，不，就是帶嫁妝錢的小姐，也沒什麼配不上吧？我可以跟幾百個夥計。賽門諾夫，算什麼東西？他連影子也沒有呢……。他是一條泥鰍，祇配在陰溝裏游游。他卻蹲在屋子裏！那纔是怪東西哩！」

他把貪心的紅嘴唇拱成一個管子，吹着口哨。

「喂，主教過的是清淨的生活，大家都知道，多辛苦，多煩悶，他不能如心稱意……。你認識羅什庚麼？他是警察所的書記。這一本「主教的故事」就是他寫的書，他講話頗有道理，雖然他是一個醉鬼。這本書裏，一個看教堂的，說了正直的話：

不，主教，你可不對啦，

要不偷麼就難過活！……」

這個在活潑勻整的身體，放一個褐色腦袋的人，使我想起古代的羽箭。箭頭插一團放松香的麻屑，點上火，在暗夜裏射出去，誰射到就遭災，倒楣。

像現在這樣老闖酒醉的時候，沙西加就特別發展。他跟老鷹抓小雞一樣。抓起一把鈔票望外跑，看這樣子令人不快，也引起人的興味。

「要鬧事了。」夏杜諾夫在我耳邊輕輕的說：「站遠點說，要不然會被他搶喫的……。」

他特別注目到我，好像幫助一個不會做事的人，來幫着我的忙。有時代我肩粉和肩木柴，有時代我調麵粉。

「你幹麼替我做這些事？」

他眼也不望我地低低說：

「這些事叫我做吧！你的氣力可以留作另外的用處……，你要保重。人的氣力，一生一世祇有一度的……。」

接着，又照例低聲發出問題來：

「Faza是什麼意思？」

或是突然講一種奇妙的話：

「黑羅斯派的人，說聖母不祇一個，確實有些道理……。」

「這是什麼意思？」

「也沒有特別的意思。」

「你不是說，一切人們的上帝，祇有一個？」

「這個當然！但人有各色各樣，各人都憑自己的喜歡，把唯一的上帝作種種解

釋……。韃靼人，摩特准人，都是一樣……。這真是罪過！」

有一天晚上，他同我一起烤火，他說：

「我很想打斷一條胳膊，或是腦子也好……要不然害一種外表看得見的病！……。」

「這是什麼意思？」

「一種明白看得出的殘廢……。」

「你瘋啦？」

「我很好——。」

他向四邊望望，解釋道：

「是這樣的，我想當一個魔術師，我的性情很傾向這個職業。我的外祖父是一個魔術師，叔公也是，這位叔公在家鄉是頂有名的魔術師，還是一個稀有的養蜂家。他的名氣全省都知道。韃靼人，契萊彌思人，邱伐西人，全知道他。他早就是一百歲囉。外，七年前他娶了一個沒家的韃靼姑娘，生了好幾個兒子呢。他結過了三次婚，再不能明媒正娶了。」

他吁吁喘喘，慢慢地沈思地說下去：

「你會說，這是騙術！可是騙術怎麼能活到一百歲，人人都會騙術，可是心裏不快樂……。」

「那末，爲什麼你一定要變廢呢？」

「我想到外邊去……跑得越遠越好，到處去看看……多麼好呀！我想看看，一個人是什麼樣子……怎樣過活，希望些什麼；可是我這樣的臉子，我不能去流浪。人家問我，你爲什麼要流浪？我可答不出來。所以我想，最好壞掉一隻胳膊，要不然，長出一個瘤來也好……長瘤不大好，人家見了討厭……。」

他嚥住口，眼珠轉動着，時不時地望着火。

「你已經決定了麼？」

「我沒決定，我做什麼說出口。」他喘着氣說：「說沒決定的話，祇是吵鬧人。我已經決定這麼辦……。」

他儼然的揮一揮手。

這時候，一個帶着惺忪的笑臉，搔着頭皮的人，悄悄的向這邊走來。他是蓬着頭髮的亞杜西加。

「我做了一個夢，我在游水，沈進去，沈進去，游來游去得高興，撲通跌下去，腦袋碰到河底。我的眼裏流出了黃金的眼淚。」

真的，他那對好看的眼裏，正含滿着淚水。

大概是兩天以後的晚上，我把麵包放上了烘爐，正在迷迷糊糊的，一陣尖利的叫聲驚醒了我。通麵包捲工場的門，老闆站着。他在大罵着什麼？激烈的語聲從他的嘴裏爆出來，好像一隻破口袋裏落出來的豆子。

那時一聲巨響，老闆的房門陡的打門，又一聲叫喚，沙西加的身體跌倒在門檻

上。老闆手扳在門枋裏，壓着他的胸腰不住的亂跳。

「喔唷，……打死人了……」青年大聲叫喊。

「什麼……什麼……。」賽門諾夫每踢一脚就這麼說一聲。每次沙西加想把身子坐起來，他就很靈巧的把他的腿子絆倒，弄得他打滾。

麵包捲工場裏跑出幾個工人來，默默的圍成一團。清晨的暗影中瞧不出每個人的臉色，祇感到大家都在出驚。沙西加滾到他們身邊，高聲的喊：

「弟兄們……他要打死我……。」

他們彷彿一堵破牆被風吹倒。連忙向後退開。正在這時候，亞杜西加不知從哪裏跳出來，正對着老闆呵喝：

「停手！」

賽門諾夫回頭一望，沙西加就像一條魚似的鑽進人堆裏，溜跑了。

鴉雀無聲，不知道是人性勝利，還是獸性勝利，這痛苦的沈默持續了幾秒鐘。

「那個？」沙聲的一問，老闆兩手遮着眼向亞杜西加那邊望，馬上昂起面孔一隻手舉起來。



「是我！」一聲大嗓子，把身子退後。老闆就向他撲過去。這邊奧西普正擡起頭來，臉上就着了一下。

「嚟了一下？」回頭一望，吓的睡了一口。他沈着的說：「喂，別發瘋啦！」

突然，一羣兩手疊在背後的，插在袋子裏的，託在腰裏的人，密密地排列在老闆的面前。那是俄西加，大兵，和氣的拉普推夫，蒸工尼基泰等等的臉子，每個人的腦袋都向前伸，準備喫打的樣子。他們嘴裏都發出不然的大聲：

「別亂發脾氣！你當咱們都是賣身給你的麼？嘿！我們可不是你買來的呢！」

老闆好像在破地板縫裏長了根，木然的站着。兩手疊在肚子上，頭略略低倒，彷彿傾聽一種聽不清楚的喊聲。在螢然的黃色壁燈光中照出黑黢黢的一羣，漸漸的你一句我一句向他攻擊，光線當中，時不時照出一個扭轉的腦袋，一副露出的牙齒。大家叫的叫，哼的哼，而聲音最高的是蒸工尼基泰。

「你把咱的勞力榨得一點不賸！你不要太威風，老頭兒！」

罵聲像污水的泡沫沸騰了。其中也有人舉着賽門諾夫的鼻子尖掄拳頭。可是他彷彿睡着似的站着。

「你的錢那裏的，不是咱們替你掙的？」亞庭叫喊了。接上來，是鐵根像讀書似

的說：「老實對你說，一天備七袋粉，我們不答應。」

老闆掛落兩臂，向右一轉，腦袋奇妙的向兩邊動動。就默默的走開了。

麵包工場和平而熱鬧的高興了。大家都暢快著，一起做起工來。顯出新鮮的眼色，融和，甜蜜的，互相望來望去。鐵根大聲的說：

「喂，大家使出手段來！什麼東西……好好兒幹吧！做出來給這位寶貨瞧！規規矩矩幹活。心裏快樂！」

拉普推夫肩頭壓着粉包，站在工場當中，舐舐嘴巴，咋着舌子說：

「瞧瞧，這個場面……大家同心合力，就什麼都不怕……。」

夏杜諾夫邊秤着鹽，邊咕嚕着說：

「大家團結起來，把老頭兒揍一頓纔痛快呢。」

大家變得像春天的蜜蜂。亞庭分外的高興。祇有庫金老頭一個，照例念着他自己的話：

「小鬼開什麼心呀？……」

鉛色的寒霧，凝罩住鐘樓。回教堂的尖塔和好多高房子的屋頂，使街市好像欲去了腦袋。從遠處望去，路上的行人，也像沒有了腦袋。四周圍籠罩着潮溼的空氣，令人喘不過氣來。滿眼是一片的迷濛和銀灰，還有沒有熄滅的街燈，昏然的映出生黃的顏色。

人行道的石砌上，點滴着殘漏，馬蹄踐踏着木板路上的沙礫，發出很響的聲音，哪兒的回教寺院裏，陰鬱的禮拜聲呼喚着人們去作朝晨的祈禱。

我背着一箱白麵包，我要一停不停的走，穿過迷霧，到田野中的大道。我相信我一走上那條大道，我就可以達到春天太陽升起來的地方。

一匹馬在我身邊掠過，前腳舉得高高的，直昂着頭。這是一匹大的灰色馬，有黑的斑點，睨着一對充血的惡狠狠的。坐在車臺上，拉着馬轡的，是愛果爾，他筆挺的坐着，好像木頭雕出的一樣。四個輪子的車座上，仰躺着老闆，天氣已經和暖了，還穿着一件沈重的狐裘。

這匹灰色的劣馬，它把車子已不止弄壞過一次。去年秋天老闆跟愛果爾，就跌壞過肋骨，弄得渾身泥血扛回家裏的。但他們倆卻偏愛這頭在充血的渾眼裏，含着不快的呆蠢的神氣，身子喫得胖胖的畜生。

有一天，愛果爾正在收拾這匹不久以前剛咬過他肩膀的馬，我說，這樣壞的馬，賣給韃靼人去剝皮就是啦。他馬上站起來，揚着笨重的馬刷子呼喝：

「滾開！」

他從不同我搭口，有時我跟他說話，他就頭向地，跟牛一樣走開去。祇有一次，他突然從後邊抓住我的肩頭，搖晃着譏咒：

「喂，大俄羅斯的小伙子，他這種傢伙，三個比我一個，纔配同我搭口！懂不懂？老闆是什麼人都……。」

他說得很起勁，立刻就縮口，再不說下去。太陽穴上脹起了青筋，冒出了汗。頑皮的雅西加說：

「他拳頭很大，可是沒有筋絡！」

街道狹窄了起來，空氣更加潮溼，回教堂的鐘聲停止，蹄鐵踢踏石礫的聲音也漸

漸遠去而消逝，四周清靜了。

雅西加顯得乾淨點兒，紅褂子上圍一條白圍裙，替我打開了門。伸手幫我東西搬進，警告我：

「老闊……」

「我知道。」

「在發怒呢……」

這聽像櫃後面響出怨聲的呼喊：

「曉吞家到這兒來……」

他倚在牀上。佔據了三分之一的地位。旁邊橫躺着沙菲，半裸着身子，兩手掌託起了一邊臉。繃起了一條腿，另外一條伸在老闊的膝蹠上。見我進去，她笑咪咪的斜着一眼招呼我。老闊並沒阻止她。她那濃密的頭髮，上半截編成辮子，下半截散落在鈔撥的紅絨頭上。老闊一手放在她的小小的腳蹠上，另一隻手指輕輕敲着她的腳指甲。腳指甲跟琥珀一樣發着黃色。

「坐啦……咱們正纏講話……」

說着，又擡手一撫，那非的脚指頭騰躍着，一陣一陣的，又效那如春風平野的。這國  
這谷的雅面加，這葉我秋來，貓頭鳥，你起來……。」

她厭煩的氣聲說：「你……」

「不高興啦……」

「哦，起來起來。」

把她的脚從自己膝上推開，咳一下，啞着嗓子，慢吞吞說：

「誰都有不高興的事，但……，雅爾與也得高興呀，你不高興你還得一直活下

去……」

那開酒箱從牀上下來，迎爾爾着，套套氣氣，兩條大腿都露出來了。老闆責備她：

「貓頭鳥，你還不準備着……」

長髮她打着撥弄才邊打着呵欠反問：

「你說什麼，我……」

五，這貓頭鳥不是一個，你沒瞧見這個小伙子麼？……」

那這小伙子，他認識我……」

雅西加生氣得皺着眉尖，鼓着臉頰捧來了茶炊。茶炊跟雅西加一樣，小巧，周正，乾淨得耀眼。

「真討厭。」沙菲突然不耐煩，把編好的髮辮氣生生的拆散，拿鬆曲的頭髮甩到身後，走到桌邊坐下。

「喂。」老闆眯細一隻精明的綠眼，像深思似的，另一隻死板的眼，完全閉住，他開口說了：「那回吵鬧的事，是你興的頭吧？」

「你自己知道……。」

「我不知道呀。可是他們幹麼要那樣？」

「他們心裏很苦惱。」

「那倒問你，誰是快樂的？」

「您是比較快樂的呀。」

「您比較快樂！」他嘲弄的說：「你真是無所不曉！喂，貓頭鳥，給他倒茶。有

沒有檸檬？有檸檬在我茶杯裏放一片……。」

桌子上面的窗口，通氣窗的鐵鏽的旋葉，輕輕的響，茶炊也哼着歌子似的。老闆

的話沒有掩蔽那些聲響。

「簡截的說，是你把他們搗亂了，你也得重新把他恢復秩序。要不然，你這小伙子就一文不值。我說對不對，貓頭鳥？」

「什麼回事，我可不耐煩呀。」她是什麼都透澈的。

老闊馬上滔滔着說：

「你這傢伙，什麼都不耐煩，傻子，你可怎麼做人？」

「那倒要請教請教你呢。……」

她靠在椅背上，拿五塊方糖放進一隻小小的青花茶杯裏，用茶匙攪着，白色的上衣半垂着，露出一隻血氣盛旺，綉滿青筋的頰大的乳房。積木工程一般的臉，呆然的，不知是在打瞌睡，還是在沈思。嘴唇跟孩子一般張開着。

「現在就這樣子。」老闊向我投了鮮亮的一眼，接着說下去：「想把你掉沙西加的位置，怎樣？」

「謝謝您，我幹不來。」

「爲什麼？」



「我不合這個位子。」

「不合？」

「不合我的良心。」

「又是良心！」他嘆了一口氣。使用許多粗鄙的話罵罵良心來，臉上現出惡毒的嘲笑。尖着嗓子道：

「把這個良心給我瞧瞧，一次也好！我要用手指頭試試。大家嘴裏良心良心，可是什麼地方也沒有見過，還不是笑話奇談？除了跟松脂一樣黏搭搭的東西，還有什麼呢。喂！……人這東西，是最壞的，這就叫做魔鬼……。」

沙菲慢慢張開睫毛，同時眉毛也揚了起來，露出笑絲，有趣的問：

「那末，你見過好人沒有呢？」

「我從小就是好人！」他發出從沒有的聲腔，手掌在胸脯一拍，然後伸出一隻

手，拍一拍女的肩頭：

「還有你，也是好人，你自己不明白麼？傻姑娘！」

她笑了。像在點故意似的。



「幹麼放那末多糖？」

「你心疼！」

「對身體不好。你又不是馬，這麼喫着，喫得身體肥胖起來……我就再不跟你好。那末，你拒絕我麼？」

「我想奮退……。」

「啊！……我已經明白了！」說着，他憂鬱地把手指鼓槌似的動着：「那也好！你的意思不錯，我也可以省一點開銷。好，喝茶，喝呀……在一起並不是高高興興的，就客客氣氣分手吧……。」

我們大家默默喝茶，過了一回，茶炊像飽食的鴿子一樣咻咻的叫。蓮葉鍋像婢化婆一樣呻吟。沙菲向茶杯裏望望，沈思地微笑。

突然又發出高興的聲音，老闆問她：

「你在想什麼，貓頭鳥？快，有什麼話你就說！」

她喫驚地一怔之後，嘆了一口氣，跟害重病似的，沒氣沒神的，困難的說出奇妙的話來。一輩子像釘子似的牢釘在我的記憶裏。

「我是這麼想：結婚之後，最好把夫婦兩個，在教堂裏關上一夜……。」

「呸！」老闖生氣的哼一口氣：「你想的什麼怪念頭……。」

「是囉，」她拉長嗓子，動了動眉毛：「那麼關一夜，就靠得住了……那樣，像你這種薄情的人……。」

老闖突然拍着桌子站起來：

「住嘴，住嘴！你又發昏啦……。」

她停了嘴，把震動過的茶盤整理好。

我站起身來。

「好，回去！」老闖滿不高興的說：「回去吧，沒有法子！」

街道還籠著霧。街房的牆壁滯着混濁的淚水。黑矇矇的人影在潮溼的薄曇中匆匆的走動。哪裏有鐵匠在幹活，聽見兩柄錘子有節奏的槌打的聲音，那聲音好像在說：

「這是——人們？這是——生活？」

禮拜六，我算清工帳，就正式辭職。禮拜天早上同事們給我送行，地方是在一家

憤館裏。雖然僻些，卻挺舒服。到場的是夏杜諾夫，亞麻，鐵根，和氣的拉普推夫，大兵，蒸丁尼基泰，和華諾克。烏拉諾夫。華諾克。烏拉諾夫穿了九十戈貝買的綢袴子，新做的紅褂子，外面罩上玄色繡珠扣子的背心。因為穿上了新衣服，再加之那麼奪目的顏色，他那猥瑣浪蕩的臉色消褪了，像老頭似的臉孔，顯露出派派官舉動，顯得非常的當心，恐怕衣服被人鉤破了。鐵根有誰會跑過來從他背後咬一口，把嘴咬刺了去。

頭天晚上大家到澡堂去洗了澡，今天頭髮上又擦了油，他們的眼裏放出逢時逢節一樣的光彩。

鐵根發着買賣人一樣的叫聲，招呼酒菜：

「澡堂，開水！」

大家喝了茶，同時又喝伏德加。因此馬上都變得柔和而沈醉。拉普推夫擠着我的肩膀，把我推到牆邊說：

「嘿，分開了，談談吧，我們很想聽聽，好嗎？……談一點正直的，真實的話！」

夏杜諾夫坐在我的對面，眼縫着桌子底下，對尼基泰解釋着……我聽  
「人生就是過客……」  
「過到什麼地方去呢？」蒸工哀愁的嘆息：「爲什麼過去……」

我被大家注視着，胸脯感到有點撩亂。好像我選出發遠律下。好像剛進班熱熱騰騰  
樂的人們，手癢子再不會見面了。我心裏很難受。

「我仍舊留在這塊地裏。」我對大家解釋說：「以後可以常常來聽呢？」

鐵根蓬蓬黑髮，留心着自己所倒的茶，使每人都一樣的濃淡。他尖着嗓子低聲  
的說：……

「就是住在這塊地裏，往後也不能同銀一窩兒的臭蟲了。」

亞杜西加和善的笑着低聲說：

「往後也不再同聲兒唱歌……」

酒館裏很暖和，烹調的香味濃濃的撲着鼻管。劣煙草的煙霧凝成淡青的雲朵，晃  
動着。屋角上一邊的窗子打開着，雞冠花的瘦長的紫色花冠，搖曳着，尖尖的葉端顫  
動着。街頭流進喧麗的春晝中的嘈嘈的喧嘩。

正對我的牆壁上，一隻掛鐘懶洋洋的停止着鐘擺，灰色碼子的圓面，沒有了長短針，正像特別緊張着的夏杜諾夫的鬮臉。

「人生就是過客。」他悶熱的反覆着這句話：「過去，過去，就過去了……。」他的臉變成茶紅色，每作一次尖利的笑臉，眼睛就嫵媚的閉一閉。

「我最愛黃昏時候，站在門前，看望過路的行人。陌生的行人，接連的向陌生的地方走去……。其中也有好心腸的人。我就想：上帝，保佑這班好人吧！」

他的睫毛底下淌出一粒小小的淚珠。在那映着火光的臉上，立刻消去，像烘乾了似的。他又低低的重覆着：

「求求上帝，饒恕罷。好，這回兒咱們乾杯，敬祝友誼，敬祝大家的愛！」

大家乾了杯，狂喜的接着吻，幾乎把放滿極盤的食桌掀翻。我覺得自己的胸頭有夜鶯的鳴叫，我愛他們，愛得心都痛了，鐵根抹抹口鬚，先在嘴唇上抹上一絲笑影，開始演說了：

「見鬼，我的心跳得很，簡直像摩特准人的絃琴！最近，咱們大家聯合一起，對付了賽門諾夫，今天咱們……在這裏這麼……爲什麼呢？我祇有滿心的歡喜！我好像

覺得變了了不起的貴族！不錯，大家要是這樣子，不管誰個來，我們是一步也不後退的。不管人家說我什麼，不管人家罵我什麼，我決不懊悔。罵我老巴，罵我賊，罵我木頭，儘管罵罷！我不計帳，我不當真。我不當真，所以我不會發怒！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奧西普說到人生的話，那真是沒有錯兒！我們光當奧西普頭腦笨，這是不對的！他說得好，咱們都是有價值的人……。」

燕工尼基泰，今天早上低低的陰鬱的說：

「人都是不幸的……。」

但在周圍熱鬧的談話聲中，這句話並不引人的注意，正如說這話的本人，自己就不引起別人的注意一樣。他已經醉得差不多了，迷迷糊糊的坐着。眼睛失掉光，病態的多骨的臉，使人聯想枯萎的楓葉。

「團給就是力量。」拉普推夫對亞庭說。

夏杜諾夫對我說：

「仔細聽大家的話，可以找一些話編在詩句裏的。」

「怎樣編呢？」



「你留街的呀！」

「總便聽起來，也不能如心如意成一首詩，可怎麼辦呢？」

「不能如心如意成一首詩？」

「真箇着懷疑的凝視我，想了想，又說：

「詩就是以人生幸福爲目的，此外並沒有詩，難道還有別的詩？」

「可我是爲麼麼白，這就是詩？」

「低下眼臉，悻悻的僂語：『這詩是人的苦楚，五世爲人，滿面人，自己』

「隱得出來，誰都聽得出來的，一眼就聽出了。」

「滿克坐在椅上，張大着紅眼，這邊望望，那邊望望，滿店子的望着。酒館店裏

「滿是人，抽得沒有空隙了，咬齒得磨磨。一回回，他吡哦着說：

「喂，現在咱們來唱歌吧？」

「忽然他把手按在木板裏，把身體縮下去，嚶嚶地做地說：『這詩是人的苦楚，五世爲人，滿面人，自己』

「噓！……」

「這便這滿面的德加換琴，很快的塞進桌子底下，但立刻又拿出來。在桌面裏

一頓，放下了，生氣的說……

「這裏是酒館店……。」

「對囉！」亞庭大聲應和。大家就不作聲，假裝沒有聽見穿過桌縫向他們慢慢走來的老闆的圓胖身體。

第一個招呼他的是亞庭，他從椅子上站起，高興的應答：

「華西里老闆，好呀！」

賽門諾夫在離開約摸兩步的地方蹲下，把綠的單眼動動，不作聲的向大家望望。人家默默的招呼。

「椅子呢？」他發出平常的嗓音。

大兵跳起來，把自己的椅子讓給他。

「喝酒麼？」坐下來吁了一口氣，他問了。

「開茶話會啦。」派西加帶玩笑的說。

「開酒瓶裏的茶話會……。」

酒館裏鴉雀無聲，好似準備吵架似的。奧西普·夏杜諾夫站起來，自己杯子裏倒

滿了酒，遞到老闊面前，柔和的說：

「華西里老闊，乾一杯，祝我們的康健……。」

心頭帶上一種厭惡似的，老闊像打什麼盤算，慢慢伸出短而粗笨的手，不知打算把杯子撥開，還是接受。

「好吧。」說着就張開手指拿起了杯子的腳。

「咱們祝老闊康健！」

老闊咬咬嘴唇，用綠眼望望杯中。又反覆地說：

「好吧……那末……大家恭喜！」

說着就把酒倒進自己蝦蟆一樣的嘴裏。派西加淺黑的臉子上眼出了斑點，他用生澀的手勢在好幾隻杯子裏倒了酒，一邊高聲的說：

「華西里老闊，別生氣的話，咱們也一樣是人！老闊也辛苦出身，過來人……。」

「喔喔，別說官冕堂皇的話，成什麼樣子。」慢慢的一種不快壓住了他，他擡起叫人留心的眼光，一個個的掃着人們的臉，眼光落到我臉上，他驀然一笑說：

「人……你們是囚犯，不是人……好，喝吧……。」

在他的眼裏，像火花似的，閃出一種帶着狡氣的俄羅斯人的溫良。可是這火花立刻在大家的心頭燃燒，發起了大火災。——大家臉上現着柔和的笑影，眼裏卻現出了一種厭惡的認罪的神色。

碰了杯喝完了酒，鐵根叫了起來：

「我說一句老實話……。」

「別叫喊！」老闆皺皺眉頭，做了一個阻止他的手勢，說：「耳朵聽，有什麼

用？你的老實話有什麼用？第一件是做工……。」

「慢着，慢着，你可聽這三天來咱們做工的情形！」

「可是，你別打斷別人的話……。」

「不，你瞧見做工的情形沒有？」

「應該那樣的！」

「對囉！」

老闆向大家掃了一眼，點了點頭，反覆說：

「應該那樣的。好的——我不多嘴——就說好！——喂，大兵，你去要一打牌

酒……。」

這個命令好比勝利的歌，立刻應聲如雷，溫良的空氣漲滿了四座。老闆半閉了眼，補充着說：

「跟外人，我喝過整條的河，同自己人，卻沒喝得多少……。」

到這時候，受盡了恩寵，剃去了生活上一切外表的每個人的心，都說變得軟洋洋，要化成液體了。大家擠來擠去的圍成一起。其間，夏杜諾夫喘了一口氣，代表似的站起身來這樣說了：

「咱們決不想爲難老闆的。祇是苦悶不過，幹活幹了整整一冬，結果鬧出那樣的事來。」

我覺得自己在這場和晚宴中變成局外人，漸漸不痛快起來。喝醉了伏德加的大家，啤酒一到，馬上都醉倒了。大家都興奮到絕頂，用狗一樣的眼光，望到老闆的紅銅色的臉。這時候，老闆的臉，我覺得跟任何時候都不同。綠色的眼也現出一種溫和的，信任的，憂愁的神色。

那些人，好像一言半語，都正說到了自己的心上，擺出一切都隨和的放任態度

來。老騰用銀鑲鍊纏着手指說：

「咱們都是自己人……對不對，同國，同縣……。」

「對啦，老闆！同國……」發出威激的聲音，是沈醉的拉普推夫。

「狗子怎麼能學狼的樣？這種狗不能守夜……。」

大兵高聲的叫。

「當心！好好兒聽着……。」

鐵棍偷望老闆聰明的眼色，狐鳴似的說：

「你當我什麼都不懂麼？……」

越來越變得歡騰。又灌了一打啤酒。那時候，奧西普撲到我的身上，大吉子

的說：

「老闆……真像一個主教……真像一個修道院的院長……老闆！……」

「爲什麼把這個弄到這田地來了？」亞庭低聲添了一句。

老闆不作聲，一杯又一杯的喝着啤酒。以後，裝出要說什麼的神氣，威勢的咳嗽

了一下。他沒有注意到我，有時眼光落到我臉上，也不顯出什麼表情來，好像完全不

在眼裏的樣子。

我爲着避免別人的注意，離開座位，走到店外面去，亞庭卻追了上來，大概因爲也有了幾分辭意，哭喪的說：

「老哥……往後祇贖下我一個了，……一個了！……」

有好幾次我在路上遇到老闆。大家點點頭。他恭敬的用粗笨的手脫下帽子問：

「你好吧！」

「好。」

「好吧。」說完，用批評的眼光，打量我的衣衫。打量明白了，就把自己圓胖的身子搬走。

在這種相遇中的一次，是在一家酒館的門口。老闆說：

「怎麼樣，喝一杯？」

兩人走落四級步梯，走進半地下室的小小的一間，老闆鑽進比較陰暗的角落，在一條粗腳凳子上，頓身坐下。接眼向前一望，像打量桌子的數目似的。在我們之外，

一共還有五張桌子，一列擺着淡紅的桌布。屏風後面，一個小老婆子，戴一條黑頭巾，白頭髮一動一動地在結襪子。

灰磚的厚牆，掛幾張四方的畫。第一張是狩獵圖，第二張是失了耳朵的洛里斯·梅里可夫的畫像，第三張是耶路撒冷風景，第四張是幾個裸體女子；中間一個裸體女子的寬大的胸口，用印刷體的文字，很鮮明的寫着：「學生們所愛的維拉·格拉諾華姑娘，定價三戈貝。」另一個裸體女子，眼睛被挖去。這些莫名其妙的，不倫不類的畫，引起人的憂鬱。

玻璃窗子外邊，可以望見新造的綠色屋頂的上半截，和屋頂上的紅紅的晚空，那裏有鴉羣飛舞。

老闆咪咪的喘着氣息，不住地望着這沈悶的窗子。便問我掙多少工錢，目前的位置稱不稱心。我瞧他的神氣，他似乎不大願意多開口，他正被一種無可奈何的俄國人的痛楚所絆纏着。他慢慢的喝完了酒，把空杯放到桌子上，因為一隻手指還放在杯口上，把杯子掀翻，在桌面滾動了，我伸手攔住，他低聲的說：「你攔手幹麼，讓它跌下去好啦。打破了賠錢就是……。」



晚禱的鐘聲急遽的響了起來，天空的鴉羣紛紛亂飛。

「我喜歡這樣的屋子。」賽門諾夫一手指着屋角說；「清靜，沒有蒼蠅，蒼蠅喜歡太陽，和暖的地方……。」

他忽然發出輕蔑的，深思的笑容：

「貓頭鳥那個傻子，跟教堂助理攪在一起了！一個禿頂的，精瘦的傢伙，當然還是一個喝不飽的酒鬼，沒有老婆的。他唱讚美歌給她聽，那女孩子就哭了……」

我……在我呢，也沒有什麼，瞧着好笑就是了……。」

一句不知為什麼沒有說出的話，噎住了，以後，他開玩笑似的接下去說：

「我本來想過，把你跟她，跟那個女子攪在一起，我想瞧瞧你倆怎樣生活！」

我也覺得好笑了。我一笑，他又發出禁遏不住的蚊子似的低泣的聲。

「啊喔喔！」他晃着肩頭呻哦：「不成話，不成話……哈哈……。」

而且手指在色彩不同的兩眼榨出了一絲眼淚。

「還有，奧西普那個傢伙——你知道麼？——他也走了……。」

「去哪兒？」

「說是去巡禮囉……那傢伙，論年齡，論手腕，已經可以做一個正式的伙計。很勤儉，也得用……。」

他搖搖頭，喝乾了酒，接續用手遮着眼睛望了望天空，說：

「怎麼了？那些烏鴉？好多呀！過節麼……可憐，曉得麼，什麼人是多餘的，什麼人是重要的？老弟？祇有這一點是誰都不明白的……據教堂助理講，在人世中最重要的人，對上帝就沒有用……這是他的酒話，當然不好作準。總之，無論什麼人，總辯護自己的壞處……，一個城市裏，有多少無用的人！這數目很可驚啦！大家喝飽，喫飽，可是喝的是誰的東西？喫的是誰的東西？真是……還有，這些人到底從什麼地方，為什麼來的呢？」

他一隻手伸進衣袋裏，一隻手向我伸來，忽然站起來。他的臉沈思地發脹，眼睛眯得細細的……。

「回去了。再見再見。」

他拿出一隻沈重的，有點擦損的錢袋，把手指伸進去。低聲的說：

「最近我在酒館裏，有一個警察問到過你……。」

老闆多疑的問着我，隨便的說。

「他問什麼？」

「他問你性子如何，說話如何……我對他說了。性子不大好，說話很道地。

好，再見，再見。」

他天天的打開了門，短短的腿子踏着梯級，慢慢兒把大肚子搬上了街道。

從此沒有再見過他。可是經過了十年，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他當老闆的末路。

有一次，牢裏的看守給我拿來了一包臘腸，包臘腸的一塊碎報紙上，有着這樣的一段新聞：

「受難週中之星期六日，本市發生一奇異之案情。商界聞人麵包糖果工廠主華西里·賽門諾維基。賽門諾夫，淚容滿面，驅車周歷市中，遍訪其債權人家，泣謂本人已完全破產，希即將之投獄云云。人皆知其業務發達，均不置信。且正當復活節日，忽願入獄，實為可笑——此人怪狀甚多，人所共知。不料數日之後，賽門諾夫遺下債務近五萬圓，盡售其產，忽然失蹤。待發覺時，商場之驚駭，實難形容。此種破產行爲，可信含有詐欺之性質。」

揮着，又說逃亡的破產人，尋找無着，及債權人方面的憤慨情形，並例舉麥門諾去平日種種的惡行。讀着這片油污的報紙，我站在窗邊深深的想：在我們露西，這種惡性的，出乎意外的，不幸的破產案，和竊賊一般的，怯弱的，無聊的生滑逃避，是太多了。

是一種什麼病？是一種什麼禍事？

這是一個人，想創造一番事業，把許多別人的勞力，智慧，意志，放進到自己計劃的鍋爐裏，吞進了別人的勞力，忽然一切都停止了，隨意的拋棄。因此，自身也就完了。這麼許多人的辛勤勞苦都化成一場空，他們拚命的，有時是喋血的勞動，也就得不到任何的結果。

監獄的牆，朽老，低矮而不可害怕的。外面，酒專賣局的紅磚房子矗立在晴朗的春日天空。它的旁邊搭了蜘蛛網一樣的隱架，正在建造「平民住宅」。

再望過去，一片綠茵的沒有樹木的平野，鑲刻着幾條深深的窪地。左邊的窪地外面，有一叢叢鬱鬱的黑色樹木，底下是希伯萊的墓地。平野上，淡黃的金鳳花在風中搖擺。面前污穢的玻璃窗子上，黑蠅不住地重重的碰上來。我不禁地想起老闆的低聲

的滿：

「蒼蠅喜歡太陽，和暖的地方……」

接着，眼中就現出舊館的陰沈的窗子，潮溼的牆，不倫不類的不着色的畫幅，狩獵圖，那路撒冷城，維拉·格拉諾華姑維（定價三戈貝），失了耳朵的洛里斯·梅里可夫。

「我再聽這樣的屋子。」耳朵邊聽見老闊這人性的聲音。

「我不願意想起他——我縮望原野。地平線上有青青的樹林，在那後邊的山巒層層下，維爾河在流，這是一條大江，好像浩浩的流過人的心中，給人傾洗去那惡毒苦的東西。」

「什麼人是多餘的？什麼人是重要的？」老闊的聲音在記憶中鳴響。

「我的眼裏應見他仰臉，在四輪馬車的車座上，盯着一隻綠色的眼，從身邊經過的一張搖搖晃晃的過去。灰色的劣馬，舉起兩高輪蹄，踏響打着木板馬路上的冷嗖嗖的砂礫。」

「愛東爾，我屬於誰呢？斯摩爾集着，把腦子裝破，可是不肯承認呢？」

我的胸口有一樣東西膨脹起來，塞住了咽喉。想到有一種人不單是爲了貪懶，爲了「兵士式」的奴性的叛亂，有時也因精力的過賸，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如何處置，不知在這世界上做些什麼纔好，就感得悵悵，心臟立刻要炸破的一樣。

不問這種人是誰，總是令人覺得悵悵。可惜這種徒然滅亡的精力，便有一種矛盾的感情，湧上心頭。好像母親胸懷裏的一個胡鬧的孩子，想打他，又想撫慰他……。

靠着正在建造中的紅磚房子的隱架的，滿滴着石灰的木板。泥水匠敏捷的在上面走來走去。他們那些樣子一般細小的影子，停留在碩大的建築上，因此使建築物一天一天的高聳起來。

我望着這個勞動，這個人類的行爲——眼裏便看見那位「過客」奧西普·夏杜諾夫，在什麼地方孤零寂寞的走着。那條組織巨大的未完成之國的道路。他一定正在對一切投以懷疑的眼，耳裏留心着各種零碎的話語，一心的辨別着，是不是可以用來編成「一首使萬人幸福的詩篇」。

老  
闊

高爾基選集之四

有著作權 · 翻印必究

原著人 高爾基

譯述人 適夷

發行人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支店 重慶 · 昆明 · 桂林 · 柳州

每冊實價二十元

(外埠酌加郵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出版(B)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發行(B)

總發行額：三〇〇〇冊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一一八八號





封底